

閒

適

劇

談

開通聖卷之二

客有談廣成子之言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何謂也
萬山落葉秋聲寂一粒瓜仁春意榮報罷青編洙泗流
至今猶見伏羲心八字以我之形骸言我字以人之精
神言

樵論凡五篇

江東古米一樵衢也余築舍衢傍讀書每夕春竹衢談
適往往樵者推背逐摩亦引眙而遺之忽一樵釋負
而立河就余有啓余曰何氏樵者大笑從容曰公踪迹
中覓人乎公且脫筒篋囊囊宇宙一微塵中遇即抵掌

談意猶字領也余世之入遠留餐竟夕契若金蘭明日
辭余復燕歸必過余余必極談始別若是乎歲月流矣
訖若于是爲燕論燕者姓昌名粹中魏舍一野人

閩理

燕者之業市新而餐一飽遂不復之市凌野譚因謂余
曰上世所謂歌帝力者吾其及乎余譎然而荅曰子新
不忘履行吟澤谷而志在燕循汝特帥斯世而遊帝力
乎而莫之逮也抑世也夫世政矣因與論曰三皇化而
不教其民牖胥五帝教而不治其民戾夷三王治而不
術其民郁郁蓋至於術而化窮矣將繼明聖智者出焉

有而應之乎而應之俾斯世遊之詩之有若江東之
者尔乎吁世改矣夫堯舜者其帝之盛也其王之暢
盛必極而反暢故悠而新讀二典而知五帝之不復
君臣不足繼之以儆戒典禮不足繼之以命討干羽不
足繼之以徂征舉賢不足繼之以黜陟故堯舜適當其
會者也禹繼舜以治天下當其罪人至也輒下車泣之
聖人不能違時也知時者也禹之世且不盡敬帝力之
民益荒弊之心益傷故禹之傳子世及之準也禹之防
屨不底之孽也禹豈待已哉此理此心禹固冥然堯舜
也故春夏秋冬昊天之道也易書詩春秋聖人之經也

孔子生而大亂已極思舉常而不可得而述六經故孔子之悲麟一禹之泣下車也是以六經之教能使天下人心不失其初者亦有此理而已故汝之誣辱禹之泣孔子之悲蓋異世而同情者君斯世而歌帝力則當不在帝之力而在汝之心也汝之心純乎遂初之真樵者振聲浩然而去是為閔理論

極矣

樵者善易而疑明道始萬物終萬物之說而謂民止也又能如何也余聞之蕩然若見天地之心而嘆曰始終之說淵乎其言造化大因與論曰物有止壞焉且空者

此者豈其物之性然哉而造物者之嘉然哉物惡夫止也而物物者之止其所止也固以能物乎其物者也孔子曰良其止止其所也所之義妙矣哉欲進而不能不消欲退而不能不長若形大而就斃則止於形色茂而就噤則止于色而非良之止也故不極不反不反不極盡天地之變化以盡聖人之事業以盡世道之生息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文王八卦自出乎震至成言乎艮當其成之也固以出也故此獨不言止而曰成者有哉文王之教乎天道然矣人事獨不然故人事不知天道而人率以壞也噫嘻極而反者

理乎反而極者氣乎死生晝夜古今治亂其從是以代乎極者得陰氣退而孕陽反者得陽氣進而乘陰極者生數伸而入神反者死數縮而合鬼故龍反于淵必極于雷蛇反于穴必極于螫阿衡極而伊尹反政明保極而周公反藉故曰天道反而寒暑極聖人反而道德極不極而反謂之償極而不反謂之窮不極不反謂之困勢極而不可反則勢移形極而不能反則形滅情極而不知反則情厭獨惜哉道極于三皇而不反故稱三皇德極于五帝而不反故稱五帝教極于三王而不反故稱三王術極于五霸而不反故稱五霸三五之數不復

友其其其也乎其天道聖人終于此乎故極中之極交中之及數中之數運中之運以一日一歲而積之極于十二此天地之大關鍵莫之逃也唯有道者知之故取諸良樵者秩然身不知所往而息焉若藏是為極及論

聖由

樵者一日拔祁山之嶽轉登雲嶺之峯人迹罕至一處而叢然林生者皆美材實也樵者愛而採之集有不知所負抵林過余而告曰我倦矣亦已勞其形矣余提其薪而嘆曰良哉材具天于汝斧斤不幸也樵者不顧即余案有古聖賢像圖一卷取閣之歆歆然喟曰是聞其

人久矣而今得面貌之亦曰汝果知聖賢也歟哉山有
良材而長之則棟梁矣人有美質蒙而養之則聖賢
矣汝今斧斤人矣弗知愛若此矣因與論曰天不足生
聖人物不足生馬龜日月不足生星辰聖人不足生學
術故聖人者明自然馬龜者發靈動星辰者繼明光學
術者蓋神智故金流于沙蕩而鍛之可範也玉韞于璞
琢而削之可飾也珠潛于淵探而瑤之可冠也稱之物
類皆足驗者美當良材之當畜是知學術之益神智也
故先曰神聖而學君疇孔曰大聖而學帝編考信于古
遺迹于今竊傷汝入山而不知所育也天下人之不得

爲聖者誰咎哉自汝貽之矣熊者曰是奚爲圖之也余
嗟曰汝今胡然乎哉按圖之索執迷之謬也學步之失
成心之嘉也謂汝閱圖而見古聖乎天下景其德思又
其生而不能故肖其貌而託諸圖抑亦寄真于墨假息
於簡則滯圖而企焉殆失之矣故觀海而知海之深深
於海者也登山而知山之高深于山者也慕聖而知聖
之由深於聖者也孟云赤子之心易示蒙泉之養閱者
詎畏其高深而忘其從也可乎樵者懷然曰聞教矣今
老矣不及也猶僂焉遜志於學不少倦遇新心動每採
必警余嘉其念之可聖也故詳于說是爲聖由論

風波

樵者一日同余東遊走長沙直抵岳陽而登樓引自放
歌望洞庭水天一目舟帆出沒喟然而向余曰險哉有
我二人樓中之樂者誰乎余曰汝奚爲乎洞庭之憂世
蓋顧息而奪影顧影而奪形顧形而奪真日鳥馳逐而
履蹈之皆若此奚爲而憂洞庭也因與論曰宇宙之內
變態曷常形有所匿幾有所伏利害有所不測一呼吸
之頃卽搏俎之際而吾身繫之安危烏則亦畏矣知險
者神見險者相冒險者精神爲心相爲妄情爲迷於是
乎受其所不可受享其所不足享迷緣妄妄緣心莫之

收拾也夫將祿者貴我者也金玉者富我者也田園者
阜我者也孰預料夫貴我者能辱我富我者能劫我阜
我者能侵削我哉思欲爲計則晚矣故天子置法以令
衆大臣執典以翼時能生之殺之抑之揚之又榮辱之
且予奪之其匿而伏伏而不測詎知其爲風波也而不
與汝同驚哉汝驚於所驚而聞於所不驚則其所不驚
者常在吾目而若或翳之故匹夫罪而綠珠收矣卽綬
奪而冠服改矣虞芮訟而兄弟夷矣何有于洞庭哉吾
今與汝遊斯世也偕斯適也同斯知也驚不如適知不
如忘心忘則神怡妄忘則相滅迷忘則情真存至精之

理歸至道之妙將爲呂梁之丈夫行歌于懸水流洙而
謂所以道之耳而奚驚樵者大悟反索援琴而韻引杯
自力浩然歌樓中不知身之爲岳陽又不知岳陽之有
洞庭也歌曰海濶兮魚躍天空兮鳥飛吾其爲鳥吾其
爲魚兮一飛躍之形而飛躍之機恁尔匿者伏者所不
測者胡爲乎風波我語余曰是幾於道矣遂二人亟反
故廬而掩其扉是爲風波論

折衡

樵者旦之市甯所食之物見市有執衡而忿甚或搥臂
而還者問其由則曰衡不等也樵者嘗喜老子折衡之

說遂謂老子之術可以平天下而向余述之余慨然而
答曰吾將借汝遊於無物之境乎聖人謂智量不可以
盡物也始制權衡因於積黍效于黃鍾輕重有定理也
人用其私而老氏將遷忿于權衡乎因與論曰天下待
我而輕重者權衡也輕重由我而與者抑亦權衡歟非
其罪也非其罪顧欲枉而毀之非忿懣語云書契以易
結繩而民滋偽禮樂以維道德而民益澆權衡以均多
寡而民起競甚矣人用其私也私勝而溢苟乘其勢而
其心焉天下始有竊權弄權附權之人又奚啻一市中
之輕重已哉聖人別爲刑法以整齊天下天下有狗爾

輕徇爾重者赴所司平以法嗚呼權衡一器耳彼賴吾
聖人之法得伸其用於世然亦胡為乎究於老氏之庭
而屈以死也士人有抱其濟世之才用之則均平不用
之則錯亂如所謂在秦則秦重任楚則楚重者而人主
顧指其妾生輕重而沉之山林之下小權衡之屈也終
其寃可已矣樵者似悟其說歸而業乎其薪以薪易衮
於物無心於世無私相處於輕重之外忽齋告余曰我
今其為標枝其為木雞甚為土偶我將解心而釋神將
權衡其我而我其權衡乎將輕重以物而物其輕重乎
塊然以其形立而俟老二為爾余曰至智不知至用不形

書與汝世相復而固於大道之精是為折衝想之謂

朱子謂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所謂六層
從復卦一陽起也地雷復上盡便是天風近一陰生風
以鼓萬物雷以動萬物天地間風雷功用為甚大故卦
曰風雷益

尚書大傳曰古帝王之世人能敬長祿孤取舍好讓者
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
得乘與衣者有罰夫上如此則下何至奢侈乎蟬蛸詩
作則已非古矣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
仁遊于閭宴工相與談技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于

市井農相與謀稼穡于田，學朝夕從事木石，異物而遷

馬古曰言非其木禁則弗視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

羨其服，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

不相入矣。吁，管子已嘆其特之不及如此，而况今乎。○

客一日與余談世間寶物，余嗟曰：從夫寶者，何其愛而

又以見大亂之相尋也。天至寶河圖洛書地至寶甘泉

靈芝，世至寶珠玉金銀，是謂大道之精造化之靈，開闢

既肇與世俱平，中古以來人始用情，於是圖書啓聖而

數由神泉，芝徵異而符相，珠玉以飾而巧相，鏡金銀

以貨而厚相高故匹夫之賦有悞造罪千金之死以
垂堂之恐符應之說兆天書之誣術數之流重殺身之
禍寶始失真情瀝筋矣天下衆庶其誰同之故春秋不
書祥瑞厲皇抵壁於山達士揮金不顧欲以存古之意
果若斯以升斯世必天愛道地愛寶人愛情斯三皇氏
之世乎

秦檜章惇皆宋奸臣檜殺飛悍妻某氏後其妻惇妻張
氏甚賢惇入相張病且死謂惇曰君作相幸勿報怨阮
祥惇語陳確曰惇亡不堪奈何確與悲傷無益焉若念
其臨死之言惇無以對又王安石於呂惠卿有邪翼之

恩父師之義方其未進則膠固爲一及執力相軋化爲
雠敵後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
昔漢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董卓則殺董卓晉劉牢
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操桓
玄竟誅之可謂斷矣若安石竟爲惠卿所抑後退若金
陵悔恨每書福建子三字夫小人之無信義且失限德
之常賢一女子耳雖死且以報怨爲耻誦聖訓者當何
如然君子亦慎其所與者

世稱紙筆墨爲文房三寶然其始然孔孟以前未
備也孔子曰文武之政書在左方策春秋序曰大事書之

於策小筆簡牘而已其液亦謂方絮之體平滑如砥在

古則無陶九成曰上古無墨行提點漆而書又曰中古

方以石磨泝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

漆烟松煤夾和為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故磨墨

貯潘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

煙墨用多年老松烟和麝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

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居歙州今歙州出南唐賜李

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烟宋熙豐間

張遇供御墨用油烟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今世油

始觀此則知墨之來非古矣東觀漢記曰蔡倫典上方

作紙所謂蔡侯紙也與服志亦云蔡侯紙用故麻名麻
紙木皮名穀紙故魚網名網紙今世傳蔡倫始造紙亦
有自也或上世魚紙如九真俗書樹葉鄭慶學書取盡
慈恩寺樹葉則亦自爲用耳事類賦載筆爲秦將蒙恬
之造始按中去書君恬卽世傳蒙恬筆郎毛穎者中山人也寓

秦蒙恬獵中山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敵俘于
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邑
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
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自秦皇帝及太
子扶蘇以下無不愛重累拜中書令與上蓋狎上嘗呼

爲中書君後因進見將有任使拂拭之自免冠拜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中書君君今不中書耶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太史公曰頴始以得見幸任使蓋讀毛穎傳象恬筆亦有自也按南唐時以澄心堂紙龍尾溪硯及李廷珪墨曆文房三寶當其時有一貴人遺珪珪墨一丸于池中疑爲水所壞因不復取既踰月臨池飲偶墜一金罍乃令一善水者取之并得其墨光色不變緣是人益寶之又竊于良卷上僧虔書云子邑字伯邑之紙研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

意妙物遠矣邈不可進則是所謂三寶者益以廣云錄之以見所始

客疑程正叔言歐陽永叔詩笑殺顏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曰詩意謂既處而復出一出又負顯不能勇退此可笑也若夙興趨朝人臣之節永叔豈不知此而正叔亦豈詆永叔為不知此乎嘗觀南唐文武湖之誦頌類是矣南唐馮延魯銳於仕進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嘆曰玄宗賜負監鏡湖三百里非僕以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忘矣徐鉉笑荅曰上于近臣豈肯一玄武湖恨無知

章耳延魯不能對延魯與兄延巳善善才餘好工于法
雖貴且老不廢嘗有句云鴛尤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
風評者謂有元和詞人氣格尤喜爲樂府躋嘗因曲宴
帝從容謂曰吹歛一池春水何預卿事延巳對曰未若
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特高妙也當國已危而猶獻諛
固寵如此肯奪情玄武爲一閑散哉客因笑曰名利鉤
人辟之螭蚌相持子亦笑而荅曰絕似江一騎驢之勢也
雋鶴賦曰蒼鷹鷲而受縶鸚鵡慧而入籠旣以制于人
矣鷲慧將焉用哉近世遇仕途諸公皆談恨不得脫身
林下故書此以見古今皆成一笑柄也

客迷程明道之言凝然不動便是聖人信斯也幾于禪
寂已夫曰非也汝未讀易繫詞聖人無思也無爲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知聖人何嘗不動蓋不
動之動便見其凝然耳明道嘗言聖人於憂勞中其心
則安靜安靜中却是有至憂即此理會去便見聖人疑
然不動更妙客曰闢禪如何曰天地間只一箇道理今
語尊德性者指之爲禪語道問學者指之爲俗恐只是
一剝剥耳旣知尊德性是大頭腦處知向往了聖學亦
不過從此做將去但聖人體用倫精粗貫耳禪是他一
種心學原不同吾尊德性原不與吾儒作混何必仇之

林竹溪有言曰佛氏說性止說得心既曰異端矣又安
得以吾書字義求之似為平氣說話客曰近時闢禪大
聲曰近世有津津然于禪而又陽以吾聖言掩之則可
闢矣但未覩破禪髓深探聖奧兩端含糊道聽塗說竟
是依樣葫蘆

世間多少寃論想古今只如此而已即漢事如陳平王
昭君可證也按史記平傳平事嫂如母何後世以盜嫂
枉之又王昭君世傳青塚當與烈女同芳琴操曰昭君
者齊國王畏女也年十七入侍元帝漢書謂呼韓邪單
于初請為漢婿元帝詔采良家女郎以昭君與之呼韓

邪死子雕陶莫舉立爲復系若燧單于復妻昭若生二
女晉石季倫詩云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
終前驛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營傷五內
泣淚濕珠纓行行日以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

我閔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

父子正指

呼韓與騂陶莫舉

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

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遊征飛鴻不

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土英朝夕不足

歡并爲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此語見之文

選與詩選中皆昭君案也後世翻案爲曲本名青塚又

託云毛延壽不知何據呼世誰謂陳柱而王直乎

稽康絕山濤書

山濤精去選一
欲與康自代也

一云君子循性而動

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論吾

不涉經學文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

逸之情轉篤院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飾之而未能及

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一云吾以不

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壽之累久與事

接既累日雖歡無患其可得乎○一云遊山澤觀魚

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合其所樂而從

其所悞哉夫人之相知豈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為不通

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做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
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垂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
此可謂能相始終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者道盡塗殫
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轉于消壑也○一云今但欲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隔陳說平生濁酒
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真哉若趣
欲共登玉壘期于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
自非重誓不至此也

客一日嘆曰酒醴似無處無之因與談酒竊聞酒自儀
狄始禹惡旨酒子孟子謂禹以足得舜道統之傳至禮經

又謂酒先王所以養老。養疾病。事鬼神。用之重如此也。雖聖人不能廢酒也。傳記中人劉伶。阮籍之流。放于酒者也。陶靖節寄於酒者也。邵堯夫醉裏乾坤飲而適者也。于定國飲至數石。愈醉而臨事精明。飲而度者也。孔子唯酒無量。不及亂飲之。聖者也。客曰。酒之流生禍。禮言之矣。予曰。南史陳暄。沉湎酒。兄子秀致書戒之。暄荅書云。吾嘗辟酒猶水也。水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醉。美哉。江公可與並論酒矣。又云。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

為過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

飲三百杯吾不以為多吾平生此頭身沒之後題吾墓

云故酒徒陳君之墓道足矣速嘗糟丘吾將老焉又揚

雄作箴其文為去聲酒客難去聲法度士辟之於物曰子猶

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處高臨深

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纒微

一旦直礙反為窳所輻音雷師古曰纒微井索也

擊也言瓶或縣礙而為窳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

黃泉井甃所擊則破碎也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常囊以鴟夷滑

蓄腹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酌當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

酒食行有禮也出入不嘗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

過乎然二說皆不可以為訓昔魏原性素能飲及出遊學潁川汝南諸郡見朋友一滴不入口及相別皆謂原不飲酒會米肉遺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遂一飲讌終日不醉宋天門太守王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有表兄范泰謂忱曰酒既傷生所宜深誡言之尤切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維其令儀茲衛武公之所以聖書曰德將無醉茲周武王之所以興若原與忱得之矣許氏說文釋酒義有曰酒就也

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又曰酒造也吉凶所起造也漢
楚元王敬稷生不嗜酒而爲其設醴表紹延鄭玄爲上
客飲酒一斛而容儀溫偉陶侃飲酒有限殷浩更勸少
進侃對曰年少時有酒失慈毋見約故不敢過齊桓公
飲嘗仲棄其羊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
身棄臣以爲棄身不如棄酒此謂就善此謂造吉晉周
顛善酒至一石旣過江每稱無對一日有僮對者自此
來顛欣然出酒二石飲而罷明日顛如故視客已腐弊
而死又春秋時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于楚王王酒吏
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奏之楚王

以走酒薄遂園邨故曰曾酒薄而邨園宋衡陽王

義季妻嗜酒畧少醒時文帝詰責之曰將軍蘇微醺酒

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酖法汝于何得之此謂就惡

此謂造凶客曰將廢飲乎予曰非也禮君子之飲酒也

一爵而色酒如也西肅敬說二爵而言言言音閑敬說三爵油油

以退悅說敬又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

醉焉若此乎以從於飲將通太虛而德益粹焉以不滂

吾真益東坡妙理賦云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

不可以鋪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煖我而不我娛惟

此君獨遊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

孰是狂人之樂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云我內全
其天外寓于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
于澌奔之野而汲于清泠之淵以釀此醞然後舉流樽
而屬吾口若是手將吾不廢酒酒亦不廢吾其東坡之
教歟

民間生子少乳往往以粥餌似為患宋玉克明初生時
每乏乳餌以粥後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
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治刻意處藥乃愈此足見粥餌
之患惜其法不傳克明凡診脈有難療者必沉思得其
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用一藥以除其本本除而餘

然自去亦有不予藥者病以日自安有以爲非藥之
過過在其事當隨其事治之無不驗若克明者可以

語醫矣醫者意也又宋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高宗
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
下治帝喜厚賜一無所受一日又問以長生久視之術
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
之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又宋龐安時精于醫桐城
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有
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一見即連呼不
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

微痛呻吟問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察所以然安時
曰兒已出胞而一手出執母勝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
能為吾恐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
護生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在焉又有黃
土湯者乙醫者鍼乙神宗皇子病廢癱瘓乙進黃
土湯而愈乙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
水得其乙氣自正又有郁李酒者一孕婦因悸而病
既瘳目乙得暝乙曰袁郁李酒飲之使醉而愈所以
然者目乙連肝膽恐則氣結膽橫不下郁李能去結
隨酒乙去膽下則目能暝矣飲之果驗乙本有餘

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其言曰此周痺也

痺音避入臟

者死吾其已夫旣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
飲之左手或變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
大踰斗以法嗽之蓋由是雖偏廢而風骨得堅如全人
故曰醫者意也類如此

大怒破陰

形乃

大喜墜陽

神乃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

神農言按本草諸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

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蓋應天謂合虛以延年應人謂却疾以保身

水生于金而能生乎金火生于木而能害乎木故腎滿
則肺旺而能順神怒盛則肝傷而能耗氣

意是神之賊氣是神之舍精是神之客此神常太和其
賊自消滅此神常牢固其舍自不蹶此神常嚴密其精
自相得惟其賊滅可以全真惟其不蹶可以全形惟其
相得可以長生何須講識于龍虎烏兔這幾箇字為至
訣紫陽真訣余曰此一種真是箇凝神以祈長年神依氣
故曰舍精輔神故曰客煉氣使神有所依畜精使不得
乘主惟念動處最能令精飛蕩故煉精化氣卒歸于不
動心

水必流濕火必就燥一燥一濕乃天之道曰水與火循
性之要嗚呼人情慎無作好一有作好炎涼潤燥火

馮京致書王安國云并門歌無妙處閉目不窺日以談
禪理爲事王安國答之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
窺便是十重公案昔子夏之出悅紛華又有謂省除目
則損道心皆旌在公案耳

人頓水殺之氣以卷神水殺盡而神去故安穀則昌絕
穀則亡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依
故死食所以養陽氣飲所以養陰氣而人之生血生氣
皆本此

遇渴即飲飲過多則損氣渴則損血過饑即食食過多
則傷氣饑則傷胃飲食粗與蒸損氣傷心戒之余謂鄉

黨見聖人于飲食之微致慎如此奚啻養口腹云爾

凡食欲頻而少不欲頻而多只宜飽中饑不宜饑中飽
飲食尤戒便卧及久坐

清晨食粥生津液若空心茶卯時酒申後飯宜少又飲
茶宜熱宜少最忌點鹽茶空心飲

客談東坡詩目聽不任真踵息殆廢喉何謂也吞曰此

變化莊子語來然亦欲忘形云爾踵息廢喉正是氣息
胎息工夫更妙

傳道本不在言語間亦非言之所能傳惟有能受之者

斯有能授之者程頤使其二子顥頤從周茂叔學茂叔

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若二程之資是箇能

尋的本子故茂叔令之尋便是他授受真訣當時二程
尋得孔顏所樂之事則道在是矣顛之言曰自再見周
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言與點也之意是他自得處
是他尋得孔顏樂事了若侯師聖學于程顛未悟因訪
茂叔茂叔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因畱對榻夜談越三
日乃還師聖復見程顛顛為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其善開發人類此然王安石三求見茂叔而茂叔不見
必已知其為人故拒之然當時與師聖言又不知其所
開發何如也

詩云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此語用

之以不遺故舊用之以不下糟糠又曹植有詩云處富
不忘貧道林蔡霍夫蔡霍果道歟然舜之若將終身之
心便是有天下而不與之量諺云守得貧奈得富只此
最有理謝靈運詩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真是達生
之語

呂氏春秋謂海上有人好青者青有鳥也朝至海上而從青

遊青至者前後數百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
觀之其子明且至海上群青翔而不下此即海上老人
機心驚海鷗之事夫我一念動微物且先知之邵堯夫
前知數亦只從一念上得之所謂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者是也昔阮籍諫懷詩曰誰云不可知青鳥明我心然
則前知者只當箇青鳥明乎非也程頤嘗曰堯夫前知
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蓋善言雍者雍墓文云世人謂雍
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
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此又史
氏救正他處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
賢乎聖門只如此

周子言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今世情撓撓不能
自裁只見得自家不足了所以累其心莊子曰欲勉爲
形者莫如兼世兼世則無累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

識世情二子雖未審他見得如何亦是能斷除情者然亦有難裁處昔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他生逢帝世可了生順化若末世重法繩束下民所謂無計避征徭者竟何如哉又古人惟適真尔所托皆假也伊尹之隱于耕韓康之淪于藥子陵之安于釣陶淵明劉伶之寄于酒梅福之變于巾皆各適其真趣而然者非有于物也昔戚榮緒晉書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豈不信之乎

晉平公問于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

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斯行

程頤如見哲宗因奏曰聞帝在宮中與而避蟻有之乎
帝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
道也夫恤一蟻何足言仁只識得從此心來便有用處
孟子對齊宣王一牛足以王此意

人有異術須遇其主而後得用之張良得黄石公書管
習誦讀後遇沛公嘗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却嘆
曰沛公殆天授我國家則基得鄧祥甫書及遇

太祖遂用之以興亦千載同過莊子曰有人于此以隋侯
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

所耍者輕也人以身試于名利場及一旦當裁處亦當
討箇輕重可矣○日借客賞牡丹而嘆曰茲花品價隨
人諸君審之乎因檢教子牡丹妖艷亂人心一國如
狂不惜金帛若東園桃與李果然無語自成陰如其言
牡丹早矣至此山集云既全國色與天香底用人間紫
與黃却喜騷人稱第一至今喚作百花王又知牡丹之
重若劉禹錫詩苑前芳藥妖無格地上芙蓉爭少情惟
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錦動京城又置芍藥芙蓉下品
也韓忠獻云所在隨人趨焉價以供俗眼陪妖妃蓋惜
之也古詩云寄與尋芳者須知松桂壽今日之賞其當

求所以自植也歟哉

客曰下敬上亦是義不容已者故一斥敵上一驟恩君
自古然矣何後世不然如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
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馳死亡者無數時唐志字伯游
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取涪州荔支
進楊貴妃一時苦之故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
荔支米又東坡有詩十里一置飛塵及五里一堠兵火
催煎坑仆各相枕籍知是荔支龍眼來文云至今欲食
林甫與無人舉觴許伯游米如此則居上者只一味清
淡何以稱玉食乎宋錢惟演爲守始進姚黃菊花人亦

惡其非蔡君謨爲小龍團茶進上歐陽永叔聞而嘆曰
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一貢物耳而何矧斥之甚甚
曰先王之時上有其貢而無貲下求羨之心下致其貢
而無刻苦承奉之慮以緣後世假托澆沒如云內府之
一金田野之百金者而下情不得上達使至稱擾然積
極生變此正人君子所以惜之

稽康養生論謂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喜怒不
除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
散此五難皆切中於人者

後周書目錄序云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惟

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精粹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蓋作序者之意大約歸結於蘇綽綽綽之從政專於沉思綽之言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彼之謂性善者主於未動情而言也情爲惡者主於念頭動謂之惡耳綽著佛性論擲是禪脉相懸如此也嘗觀莊子之言曰道之其以養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首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帝王之餘業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大都彼之見道岐體用精粗而爲二蓋如此

湛若水

甘泉先生

既舉於廣東鄉試嘗以父犯重辟爲鄉人

不容不敢應禮部遂自焚其公據往陳白從學改姓名
陳湛露白沙愛其才敏因一御史來謁訊其門下士有
可應薦者白沙以陳湛露見御史面試二論嘆曰奇士
也當作清廟明堂器命人京會試鄉人猶以爲言御史
力主之舉禮部第二名登進士入翰林官至禮部尚書
以講白沙之學四方有多從之者年八十餘精力如常
有請文者輒就筆不辭一日爲鄒守愚作墓碑文既畢
對案而逝人以為學力嘗閱宋史李衡字平彥其父嘗
從程頤學因勸衡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
以學爲聖賢也不可以絲毫偽實處方可言學衡心解

其言雖情逆群書而以謠語為根本臨於法猶冠櫛然然而遊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衛非逃儒入墨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未州府同知陳良珍廣東南海人也嘗借余飲鎮祁棲言及陳白沙門人李子長貧梗自其不苟取為時所推一廉使過之見所居弊壞因遣二人重罪可罰金者往為理之二人負米若干石子長曰無多費為也止收一斗且令二人瓦損壞者易瓦或掾角當吏者吏之餘仍舊不加新也明日廉使又過之驚問曰先生居猶是也

對曰已受愛矣子長性最篤實無毫髮偽往往人以詐
籠之或笑其癡而白沙亦曰子長近於愚至是廉使亦
曰子長吳惠云又良珍言子長與伊祖夙契子長工於
畫伊祖出紙數葉往懇之已諾伊祖恐以為無禮具二
焉以往子長見之峻拒竟不與畫其清介類此也子長
以貧老及其沒也不能殯同鄉霍文敏公縮為裹事且
銘其墓曰古觀子長古心子長今也則亡嗚呼子長其
則知子長者文敏也吁斯謂今之請道者有愚知子長
者耶

術士長生之說最謬第出於遊談間不特其說無可助

高貴以糊口人享富貴至末年一嘆只怕死一聞長生
之說遂中其毒不暇究理嘗讀道範世要論曰聖哲之
人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力避列子曰怨我
年逝不知命也可見世間學長生者非癡即愚耶象莊
子注曰待隱之謂死待顯之謂生蓋以隱顯二字說死
生亦可謂盡神然待者為誰理會得到使悟莊子又曰
既化而生又化而死若邵堯夫臨終謂程明道曰欲觀
化一度或亦只此化字

宋蘇澄隱得養生之術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太祖召
問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

郭象曰天下莫不自是而相非一是一非兩行無編唯
涉空得中曠然無係乘之以遊也楊朱曰慎耳目之觀
聽惜身意之是非失常年之至樂不得自肆於一時玩
自肆二字即曠然無懷乘之以遊者乎孟子曰無是非
之心非人也玩一心字則是非只從自家心上分曉着
於世間尋討箇是非便生擾攘卒蕭遠運余論曰水體
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知清濁
自然至而水之本體常在然則知道者自得於已又何
有乎世間是非也身齊景公問于安子曰藤王而長久
其行何也對曰其口水也美哉水平清其濁無不棄矣

其清無不滲階足以長久之故老子曰上善若水夫惟
若水則涉空得中曠然無礙者其近陶潛詩雖有荷鋤
倦濁酒聊自適謝侯射詩知室不可攀忘懷寄匡郢許
詢詩一時排冥筮茶猶人之處也世之在遣此弱喪情資
神任獨往來樂白雲隈聊以肆所養又云去矣從所歆
得失非外獎觀諸賢之味皆所謂至樂者也而皆以自

肆云爾

弱喪

弱幼小也莊子曰子思子知後生之非惑耶子思

子思

曰失其故而不知歸使歸

獨往

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遷曰獨往任自適不復

匠郢匠石也郢郢人也莊子送葵過惠子之壘謂
名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焉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然
不質質死矣矣自夫不之死也
謂質欠吾無與言也夫謂惠子

鍾離牧山陰人也必貧躬往未與自墾田種稻二十餘

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

稻與之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縱以法牧為之請長曰

君恭承官自行等輩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緩公

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墾住今以

少節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

為釋禁民慙恤之意也。其得六十斛米送還
牧牧閉門不受民訟。其意所以重有取者。牧由此發名。按
承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
誅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
牧慕其義。亦發名。致顯位。所謂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
名者此也。徐衆評云。牧。猶長者之規。有問之者曰。可謂
之仁讓乎。答曰。孔子云。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小民不展
四體而認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
斯為讓。非其義所救。非人非所謂惡不仁者。苟不惡不
仁。安得為仁哉。答悟沈娶妻而美。讓于其兄。尾生篤信。

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而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爲難矣未得爲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徐評如此竊謂始之認而不與爭近于木校終之還而不輕納近於不貪然縣長之對正矣必至於撓縣長之法以成已私不謂之以私害公乎所以不謂之仁愛之三代以下之人物有意爲善類如此若聖人無意必固我而物

來順應與周公之殺其弟堯舜不傳其子亦仁也

客一日讀大學而嘆盜臣聚斂之臣古有之乎因曰聚斂若今之催科是矣盜臣則恐難為若曰聚者積而不散斂者剥人肥已若當時之開仟陌履畝稅之類是也今天下田土額定稅糧載之冊籍頑民不輸法甚可尤只官于土者追納不完使應貶秩必完八分以上始得陞遷此亦是激勸之意顧當地荒民窮鉅係額征而頑不堪供緩之則愈負急之則告困柰何若似古聚斂則非今人臣所能為也客曰今日無盜臣乎曰盜臣有之若盜上之財則監守自盜與夫盜倉庫皆律有重辟臣

下不敢犯惟盜上之官以浚民脂膏盜上之權以吸民
肉血其爲民害尤甚若曰今日寧有盜臣則獻子之言
非也

客談孔子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云女爲
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均之學也均之儒也只於爲己爲
人處君子小人處要討箇分曉却是自家的事不干他
人孔子言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正此意也吾曰爲人
之學亦學其學小人之儒亦儒其儒只緣他差之毫釐
便至謬以千里禪家謂一覺便是今賢輩既知道自家
討箇分曉不干他人便是念頭轉時所以爲己之學在

此也所以爲君子歸於此也昔賢泣路悲絲便是討分
曉功夫節婦夜半苦心費是下手功夫客曰願聞之答
曰自戒恐慎獨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以至充然爲
飛魚躍氣象乃是學乃是真儒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
耶至我朝薛文清公乃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
亦未有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
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寄漫子曰既有箇仙字自是有
這一種人惟其能竊造化之機纔能延得年今只說他
延年畢竟是箇散的事物事以堯夫元會運世推來雖大

象亦只當得箇延年看了若趁脫聚散外看將來只有箇大道無聚亦無散無無亦無有無生亦無滅今吾儒又力排他爲異誕然程薛二先生亦苦刻矣緣儒者恐世間愚癡之輩苦於求仙故其言遂至過當漢武帝至老嘆天下豈有神仙乃是愚癡一毫竟廢世間仙門只緣如秦皇漢武之徒便大壞了若吾儒所引勉則朱文公云乎我欲往從之但恐逆天理人能循理自脩以立命便是延年便是吾儒之仙似不必苦說他客曰聖門只不道五伯不聞他斥黃老何也答曰不道五伯者所以存王化益聖與老雖生孔門之先孔門只不談黃老亦

不聞有闢黃老之說曰爲道理難盡說了今人憐周茂叔無闢佛語亦只此

客又述程明道先生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如洪鍾雖生物銷鑠以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爲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足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潤是潮退也其潤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非將已潤之水爲潮此是氣之始終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之謂變如明道之說於聚散如何予曰聚散雖以氣言然氣本無形聲不可言說止就萬物之死生成敗駭氣之聚散耳細思之似只是往來

之氣也生死之像也中庸不云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氣本無也至體物而不可遺處方見箇聚散蓋既能體物而爲之聚又能體物而爲之散是聚散之可見可聞者也而其不見不聞者不以聚而滯迹不以散而遂滅也蓋氣本不見不聞動生靜生自去自來着執者物之散者而其氣遂盡亦難矣以潮言之又有說也蓋五行有氣有質氣行而質具潮生潮濶者水之質耳若曰濶者已無亦水之質耳水之氣未嘗因濶而遂無况氣本不見不聞又何處測其因濶而遂無耶哉朝薛文清公曰造化之理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云

此一章最奇亦謂虛中生萬化所謂存神也然謂之從
虛中來非氣而何既是虛又可謂之散而遂盡耶明道
之意蓋以斥夫執輪迴者

祭法謂萬物死皆曰所人死曰鬼註謂折言其有所致
鬼言其有所歸又謂人死魂升於天神之歸也魄降于
地形之歸也然宋儒謂魂是陽之靈魄是陰之靈最善
蓋魂當不得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氣極
清者上浮大虛而為神至道之人生能鍊神合虛故其
沒也形離神用而為神乃若癡癡蠢蠢情迷意橫絕無
生理者死與草木同朽腐或有精氣感者其魂魄之靈

爲鬼爲祟不得爲神又龜壳著枯猶能傳神只緣他稟那靈氣不息

心不可不細聖賢之心便精義入神窮神知化學者能有一分細便有可與言處心不可不活孔子稱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大賢以下分數只如此學者能有一分活便有可與行處心粗心死者孟子所謂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爲也

佛氏從那嬰兒之無知無識處查箇真知真識者在謂之覺性吾聖人從那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時能知愛知敬謂之良心佛氏指曰神識兩家從此上做工

夫禪氏只要無知無識真箇靈覺而得其所以性謂之
真如聖人欲人因所知愛知敬之心擴之物理而求所
以盡性謂之造詣禪氏專於寂內圓照聖人先於博外
以養內故格物二字程朱謂作窮理彼解爲格去其物
二字各爲一家能辨別得時似不必攻擊

客談孔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一節當云仁人心也君子
存心之學終日乾乾不以一飯之頃少違只此涵養得
無故造次之迫此心也鎮靜之危亦此心也由涵養中
求故無义暫血常變一也如此看尔好子因考宋時有

人問張無垢倉卒中甚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

誠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
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應事又問處事如何曰速
不如思便法用意不如平心竊謂無垢子本是禪定之
學非苟言者

昔魯欲伐齊以問柳下惠下惠自驚以謂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至我哉古人性性能如此宋陳瓘忠肅公平
若容止有常度雖盛暑必正衣冠然後見子孫無一妄
語一日因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
日曰豈吾有欺於人邪何為有此問古人只此養心何
心不純陸象山畫之河為夜之所夢古人夢寐由精神

猶不爽

志英論

客談仲尼志三代之英而未之逮也退而作春秋何義
且多言五霸之事而不及三皇五帝之道果明道之書
乎寄漫行而對曰悲矣仲尼之志天地生聖人而不用
聖人任天地而不私天地者道生之兆聖人者人生之
會天下戴聖人愛之而不尊聖人長天下尊之而不位
其太古已乎三皇氏自三皇耳五帝氏自五帝耳天地
不知有聖人而聖人亦不曰天地吾之叅贊聖人不知
有庶民而庶民亦不曰聖人吾之大君故自天而下之

審審然太虛也。自人而上之，渾渾然一大道也。五帝既
邁，禮樂漸開。堯舜禹始相揖遜而命之，曰曆數。湯文武
始行救暴而命之，曰順應。彼數聖人者，猶稱天以立極，
然大道隱而玄默鑿矣。名實具而智巧蕩矣。文變而浮
權變而詐，仁義變而忍。周天子懸虛名，僅如一國王
諸侯，強大互為雄長。天地變百姓苦，截太古又開乾坤
也。天生仲尼，有古心嘆曰：誰其大君子？誰其叅贊乎？五
霸猶襲三代之遺，以矜制人之耳目。故天下共尊之曰
霸，抑亦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春秋以降之令望也。仲尼
傷之，謂古道之不復。後人益侈其說，惧其言之大高，聽

之無畏不得已而託諸言故錄書所以存紀也錄詩三百篇所以存化也書春秋三百四十二年之事姓在稱天以首所以過流也仰天下後世知太古之風自斯以往如此而已矣客曰有聖人者作而欲舉帝道得乎寄漫子悅有而告曰大道流而不畜大化注而不返數必有終氣將循始理無是怪者而必其世運之變不可知也變者又其始邪客俯而思起而長息繼而俯然舉白而歌曰氣數變兮為四時兮既三聖氏兮胡為乎五帝而不化既夏商周兮胡為乎桓文之霸天若生仲尼兮書其書而大道罷

蘇東坡詩欲知吾盡歲有似赴空地修鱗已半沒去意誰能忘此詩雖足嘆人忘歲計之近而若迷塵絆抑不

知世間人不知問學者若到晚年情重景暮尤爲大累

王荆公欲使金華人俞清老脫袈裟着僧伽黎袈裟僧衣也

袈裟奉香火于半山寺與之僧名曰紫琳夫去半山

作道人無妻子之累似不爲難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

後數年見之備冠白看夫世入晚年能不爲俞清老者

幾哉韓魏公嘗言保初錄勿休脫節難嘗有詩莫羨老

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故此語嘗大書

于壁以爲脫節之規夫保節一說亦淺乎論者余茲第

時遇老輩每教予且效官箴後而日子長之說即保節
意也夫入仕且效官箴猶保初節之謂又說到後面日
子長便見了晚節難保蓋人生肯向學文當進魏公一
卒矣

簡傲也卜者龜必生去其皮人
之情愛難捨亦如龜之苦脫其殼

人主至尊士子初入仕多居下寮若人主親識得一二
人以厲其餘則士得以自力蓋君門萬里徒托吏部托
御史論薦恐未必盡無私盡無蔽抑蓋高士守己不肯
伏氣奉承往往沉滯宋應孟明舉進士遂受知孝宗一
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于堂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
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遂拜大理寺丞又一日上御經

廷論監司按察謂講讀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
最也會廣西缺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
明者即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夫士遇
得如孟明自將獲展所志余一日過岳陽飲于分守李
廷觀因論及士風廷觀忽發聲曰當今高士唯有山林
而已其意蓋有在也未幾廷觀轉某省副憲遂引歸廷
觀四川人先爲御史又觀應孟明受知人主官取未嘗
俸遷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
不答若孟明之守士之常也宋梁成大亡耻作縣滿秩
誦事史彌遠家幹萬昕斯言真德秀當擊成大曰某若

入臺必能辦此事及成大拜御史果誣奏德秀此近世士人多有之

一日飲永州府同知陳良珍論及取士以七篇文字只父師授受依時樣遵例作對偶股子一旦取悅主司偶登第除名吏部輒棄如弁髦遂勢競名仇視子史身綠腹白不知其幾忽有詔問典故應肯尤難其人又一日會一過客談七篇最無裨士心且對綴爲飾不闕身心嘗觀宋末徐僑嘗言比年岑熹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是宋末且然在今日爲尤甚也我朝王端毅公怒嘗

言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齋對曰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未幾作經義用成篇便得補廩為當然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書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學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心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初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吁二公之

言亦刑切時矣

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

稽康養生論蓋歡愛也言交復生惟惟忘欲

則愛憎不生故帝樂遺生不若治生也若治生之人躬身肉刑豈能存身

丹鉛錄云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智外見者朴之

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蓋雖遊于禪寂之

學大都至理亦莫外此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

恬謂

養知知生而無以生為也謂之以知養恬則益不用知與

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知恬交養最宜深玩

帝出乎衷

出衷以審之也故曰審則興利

體清以洗物不亂于濁受濁以齊物不傷于清是以聖

人處窮達一也

本志清濁而不失其清至人志窮達而不失其樂故呂氏春秋曰古人得道者

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得道則窮達一也

宋蔡京入相喜與伯舉之才薦之三遷為中書舍人偶以一事忤遂落取知揚州京有客為言不當又棄外京曰既作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而兼也竊謂京之人相只是作官耳若作好官便要作好人今世仕途尊者以寬優為德卑者以善事為恭此風一成作好人作好官真是難得兼

東坡與范純夫書云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劑
暗室真金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又春王敏仲書近頗覺

養生事絕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噫真納
息丹頭也仍須用尋常所聞搬運沂流法人之積久透
徹乃效

山圖隴西人也初好乘馬馬傷折腳遇一道士教以服
地黃當歸菴活玄參一年遂不食病愈身輕人稱其仙
或云道士五岳使人也

余在銅仁時遇一鄉官陳珊號近衡其人不措頗為士
論所遺嘗語人必曰大丈夫當幹百年外事聞者狂之
然欲為大丈夫道理自當如此嘗誦古詩云迴車駕言
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

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詩意蓋謂身沒後唯一虛名而已又陶淵明題田子春詩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高士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觀二詩之義則於近衡言不宜以人廢之

尚隱非吾聖賢之道自後世奔競之風熾則崇獎恬退一節尤補于士風不小也呂蒙正亦宋人物也至道初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殿蒙正謂退在班列寂寞有目穿望復位之語時劉昌言甚不滿于上意且對曰

不問象正之鬱悒也况今岩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
若臣輩苟且宜祿不足以自重上默然未幾昌言亦罷
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
否對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
時不能悉心補取一旦斥去即洗瀾涕泗錢若水曰昌
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若水退而嘆曰上待輔
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
以感動人主遂胎上之輕鄙因移疾得請大悉心補取
人臣之分也禮義進退自守之常也崇節樊括又厚士
風之首務也趙鎔卑污小人不足言乃昌言若水之論

對則在上者當從之以勵士風爲士者當廉之以自勵
宋侍制王心質于野克館取二十餘年同舍皆顯介
然不動惟求外補然則如子野其殆古之士歟行過乎
恭矯弊也士風似當于山林中稍加之意北海徐幹當
漢魏之間不耽世榮文帝稱其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
箕山之志辟不就文帝亦不屈之此事不當以僞朝而
廢也

客談儒釋老有謂同出一原信乎答曰太虛一也豈得
不同然各自一家畢竟有不同者釋見得太虛之神欲
存神以合於無始評者曰佛修性志見得太虛之精欲

息精以延不老壽者曰老修命故釋曰真空廓然不生
不滅老曰復命靜焉自然而然而吾聖教不如此蓋見得
太虛只一理謂之性謂之命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今謂之性命兼修其然歟但釋則體用俱寂老則體用
俱虛吾聖人體立而用行靜無而動有容曰唐憲宗迎
佛骨韓文公上表詩之何如荅曰此事只可靜上不須
迎亦不必苦去嘗佛文公表只云文中子言西方有聖
人曰佛是佛乃彼外夷西方之聖人也非吾中國所當
禮奉者中國乃衣冠禮樂之國自有堯舜文武周孔之
聖可以修身可以立命若求佛法當不必以彼易此也

况佛以心相印靈不在骨若其神通妙用寂照圓滿其
靈應豈係乎人之迎與不迎今不迎佛心而迎佛骨適
足以取侮外夷而奚足以避休貺哉只夫若若罵佛然
佛豈有強汝來迎者客又曰梁武帝亦懇佛矣而臺城
之禍何如蒼曰梁武只是箇癡景俗子蓋三界唯心萬
法唯識定心生慧是佛正脐緣識生妄衆生然耳武帝
不領達磨意旨那識妄接錯以因果功德爲大事此
俗見也至以麩代性本爲淺陋與佛旨全無一纖可引
者武帝只此癡景遂言佛倒謬亂善孽侯景正謂之從
佛壯裏過只是能行惡法以也世是謂餓死而佛不救

謂佛不靈若佛有靈當直武帝一趙州獨子耳客坐憮然予曰非敢佑佛也道理只平平說去却好

客即席嘆世變江河余惘然而對曰三皇氏之世無有臣上下渾然一大樸尔冲然一大素尔自樸散素離而變生焉五帝變無為故制作之義自帝始三王有變有為故禮樂之盛自王始五伯又變心故假仁假義之事自伯始嗟哉悲夫五伯之心不能存古可以御今上詐而驕則失君下詐而悖則失民唯五伯盡變之心猶能為之

人之疾治肺為難昔許叔微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

蟲下行當以鰓瓜爲末調藥每月於初四初六治之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叔微精于醫

語林載放浩於佛經有所不了故遣人迎支道林林乃虛懷欲往王右軍駐之曰淵源思致淵富未易可當且已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縱能服彼亦名不蓋高若不合便喪十年所保林公乃不往竊謂淵源不了心而了經只是博義云尔林公十年所保豈在四寸間相較輩者因右軍不往得之蘇東坡泛頴詩散爲百東坡形頃刻復在茲神通劉頊溪謂本傳燈錄揚升菴慎云按傳燈錄良价禪師因過水觀影而悟有偈云切忌從他覓

迢迢與我蹀躞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真是渠

正是我真身也我今不是渠身然東坡詩

源已到手說法

客談仙五通佛六通何說答曰佛只欲加仙一字耳其實只一通便了仙只是致虛守靜精足神完可以不老然離不得形骸所以謂之五通佛氏出神合虛以了死生多了他神通妙用所以謂之六通

宋陳仲微在莆田會衆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口曲在浮屠它日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以為寃旦暮祝詛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夫此事雖偶然然

世間有等狂悖已所作不狀而又強為祝神以誑人者
當以警之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

心為火神之宅也
腎為水精之府也

天地相去八萬

四千里

天主氣極清故曰天神
地主形重濁故曰地祇
人肖天地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

俗親喪身過七日泉僧為悼亡
通賜以七七為期或者以此

楚王遊雲夢泣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遊寡人千秋
萬歲後誰與樂此安陵君泣下數行對曰萬歲夜願以
身試黃泉稊蟻是豈犯釋子貪喫疑愛之律者只此
便見得世人難了死生只為那世情重壓倒了今甯翁

多少田園切切憂無子孫承受又憂子孫不能守他的
皆此楚君臣情也齊景公牛山類此然晏平仲之對得
之矣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絕糧先儒稱其行無顧
慮夫聖賢於生前已超脫如此人能了得生便能了得
死

國家重官歲一往所治便不敢興及登遊或好價嘗欲
嘗觀梁何遜爲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咏其下
後居洛一日思及梅花請再其任從之旣抵揚州每梅
花方盛對之彷徨宋初置通判分知州之權謂之監州
有錢昆者性嗜蠨常求外補曰但得有蠨無監州處則

可此語風味似晉人歸田錄及捫蝨新話皆載其事東坡詩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愛無嫌有監州昆去東坡未遠郎用其事為詩良愛其語也丹鉛錄錄載昆事如此者今有若遜若昆作外任而如此不考察郎按司論罷矣竊謂風度如遜昆必巽楚端楷必不至苟且貪忍若俗吏拘循常蕙吝不自作戕更為貪隱縱使不愛梅不嗜蠅寧能望昆萬一者乎

班姬有團扇之作徐淑有寶鏡之作梁鍾榮詩評曰二漢為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為二徐淑寶鏡之作亞團

扇矣

淑本
蘇氏

客談聖門有善言德在科有善為說辭在天均一言也
而何分別若此答曰道理察乎天地之間尤本來各在
人心之靈無論造與未造也辟之談京華有到京師而
談京華者有未到京師只熟所聞而談之者其中便有
不同處善言德行是已到京而談京華也善為說辭是
未到京師而談京華也如晉陶淵明深于歸去來之真
趣故其發于吟咏皆冲淡足於悠然之味東坡晚年深
于禪印凡著為詩皆透然心印之訣亦善言德行之一
證也後有嘲隱者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
一人只此便是善為說辭的模樣蓋休官閒適本是好

景人誰不知誰不能道之却到脫下這官不做便做不
得這不是善為說辭而何就如讀六經及釋老之書亦
須各造詣他的境界乃能讀他的書亦有得處就古註
脚他的亦中他的旨近時楊介恭慎謂張汝玉解老子
寵辱若驚章其稱賞之謂吾縣之沉魄首肯浮魂擊打
而斥蘇子由林希逸所解為次老氏之旨今觀汝玉所
注尤淺陋者大都道德之言主虛靜而極于無其云寵
辱若驚謂寵辱一也無寵無辱其云貴大患若身便是
無大患渠云貴身與患同則無患矣既云貴身是內知
有身使外知有大患了渠云分寵與辱安見也必

等真見也。豈謂分其真而為其見得之矣。乃謂以寵為
等真者也。豈其然乎。蓋真見既固。形影俱寂。寵辱俱無。
若謂以寵為辱。為真見者。只就吾儒中說。那見得定的。
人不動心。勢利如來。人有拜相。衆皆賀之。而其毋獨吊。
者是也。是吾儒指見理定的。為真見。而老氏所指。又是
一種學。似不當以此訓之。讀汝玉此章。註全不涉老氏。
意者。而反詆蘇林。二氏恐亦逃塔說相輪耳。所以吾輩
先在造詣。有一分造詣。纔出一分說話。自契要領。無效
銀工辨金也。

孔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軼。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蓋言實理之必有也今
談禪者一切聞見皆謂之塵謂之落知識當其有時謂
之隨境生當其無時謂之隨境滅只不動念自然寂照
見聞知識皆妄也求之孔孟之學似不着是

阮孝緒嘗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存
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爲爲非道之
至然不乖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
且將存其跡故宜權斷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
其跡跡既可抑教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丘是故不
足又曰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

撒去本路情彼摺揚孔莊之意其過半矣竊謂此論
判本與跡爲二而屈孔與莊爲一似爲失之然細細沉
玩亦是他思量到太古處而立言不可盡非也

客一日又談禪理謂禪立說甚高荅曰程明道有言所
患者患在引取中人以上者其力有以自立故不可回
是也然欲與他作仇家非見理精透者不能昔曾子固
作梁書錄序云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
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
徒自以爲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
可誦雖然彼爲觀聖人之內哉其論聖人之內則曰吾

聖人窮理知至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然以此說聖人之内似亦未盡蓋吾性無物我亦無内外只一理耳苟能盡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萬物一體矣今謂萬物自外至為吾累則是定性書所謂惡外物之心也豈不坐佛氏以物為幻之說乎惟程明道立說斥佛氏須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彼言世網者只為此言不尋又殄滅不得如人之有耳目口鼻耳有氣則須有此識所見者色所聞者聲所

者味人之有喜怒哀樂者亦其性之自然今強曰必盡
絕爲得天真是所謂喪天真也又曰其所得者只有一
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
要之其本亦不在是談禪者雖說得蓋行未之有得卒
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此說佛氏內外兩失之亦切中
他病又王文公之序曰得于內者未有不可行于外也
有不可行于外者斯不得于內矣其不以此乎則佛之
徒自以爲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此言最足至謂神也
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以此言聖人之內
與彼持爲神通妙用者合矣大林希逸述樂軒之言曰儒

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此說得儒釋
似爲公案。客曰：莊子云：寂然無朕，變化無常，生與死與。
林希逸註云：生與死與，不知死生也。據此一句，則知釋
氏之學其來久矣。余曰：希逸又言天地之間，自古以來
有此等離世絕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
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林氏之言如此，若
離絕之學在孔子時，如沮溺楚狂輩皆是，而盛其說於
世者，莊列也。漢梁以米達磨始入中國，遂竊其說而行
之，立爲他學。

肇漢四百餘年，漢之風有子陵一人而已。收宋三百年

養士之功者文山一人而已

貢○選與○舉○嘗觀元姚燧送姚嗣輝序云取士以

文始於隋而盛於唐其法有司擇學修其家名聞其鄉

者歌鹿鳴而進之朝謂之貢此貢法猶近古鄉舉里選至則試以聲

律之文中程度者謂之選猶未即得仕必待有位者之

舉猶視奉主何人或教且賢以斷其人之材否始授之

官勝國囚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為令猶重縣令

之取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者舉始用為令令而

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

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疏乎其艱哉猶見慎燧之言如此

今國家造士以文兩京及諸省設憲臣以督視之而藝
其文優劣者膳月米一石府一年貢廩膳一人州四年
二貢縣二年此之謂貢國初貢士入大學循太堂既滿
亦十餘年遂不次擢用久之此法廢故貢士就大學不
過一年撥吏部掛選歸家謂之待選不願者既廷試中
式即赴吏部試之列名登序挨名次以例授教授教諭
訓導等官其待選者年滿赴吏部再試之上等得有司
取次等縣佐以下之職貢之外三年兩京各省開科其
中式者謂之舉人舉人上禮部不中式許就太學亦數
月遂得撥送吏部掛選亦以次赴部得授官若會試中

試者入對大廷 上賜甲第謂之進士進士在甲第有
欽賜品猶京官也 二甲三甲進士分九鄉衙門朝夕得從
班升堂謂之觀政各得與其所屬官以同僚禮相待不
許歸家取次授官或京或外隨其甲之名次耳是所謂
之貢謂之選謂之舉視前代恩甚寬也

孔子曰正中心無爲也以中正夫正心之本體也無
爲故能守正心正自足以有爲故曰無爲而無不爲容
曰舜無爲章如何答曰孔子蓋謂無所作為而天下自
治稽之于古其惟舜乎夫舜之君天下何嘗有所作為
哉但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南面者人君所以稱明而治

也恭已于南面之上而昭其德輝之盛然百官承其恭而莫不順治也萬邦協其恭而莫不順治也此謂之無為而治若說他紹堯舜致治又得人任取此二事是盡他無為了文何必說箇恭已正南面蓋恭已正南面者正是無為也恭已有個造化有神之妙所以天下治方見得個無為而治之妙若曰紹堯致治得人任取而為舜者只一味恭已無為則是舜一泥塑人耳賴堯以無為賴臣下以無為其在其為舜之無為而治也而孔子顧以是稱之哉客曰說恁地近似然何不稱堯無為答曰孔子且說人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湯湯乎民無能名蓋光惟天耳天入運于上而四時行
物生堯豈特無為又豈待恭己之可言耶客曰至禹如
何答曰天氣漸開人情漸漓雖欲無為不可得也禹有
舜無為之心而特不得不得所以有下車之泣故舜之
命禹亦曰克執厥中亦是欲他知所以為之之道

前代為民之政只巧立名色昔五代時正賦之外如江
南諸郡釀酒則有麴引錢別輸木三斗授鹽一斤則曰

蓋木

今國家于東官每歲除一月月支官蓋以折俸
又官監通行天下量戶口以折錢謂之蓋鈔供軍

預則有鞋錢入官則有糜米

糜音糜蓋糜也今國家解
入京倉亦有糜糜家

諸類總謂之公納之物

宋崔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
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真天士者之心初特即如
世明得之矣程伊川有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
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知閑了都無用處吁使士
人讀書行時級位至宰相而不能其視世明之讀岐
黃書以濟世者為何如哉

宋沈煥字叔旂身自於心未安不苟自恕每云晝觀諸
妻子夜卜筮夢寐者無媿始一可以言學煥卒周必大
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媿叔旂益者三友
叔旂不予媿也又尉旂煥之友也學于張栻又從陸九

淵遊管巨吾惟朝于斯夕于斯以刻若磨磨故過遷善日

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每云散末疏序總是佳趣柳

雨沐風又為美境其自適如此楊誠齋為自秘書監退

老商溪之上散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終三四人

徐靈暉贈以一聯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誠齋嘗自

署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飲到落花前天地為衾

枕又云青白不形取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

唐突明月清風所謂古人高致類如此

宋黃魯直士
歷州縣歲餘三

遠乃不舉聞行西湖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
無不自出題今漁復情味何耶獨謂倘不待已宜待則

事游曉矣

釋子專以了死生為第一義者士人養得神氣完亦自有道理如東劉元城器之是也元城平生幹迹不妄交遊為温公門下士陳確稱其學以誠入無往而非誠一日與馬耒鄉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不太早乎元城正色曰事君父一體今朝謁者雞鳴至君所而人不敢以為勞蓋畏刑驅其後也士人若畏義如刑今人可為古人矣其諱於禮類如此田夫野老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則如過泗州不見大聖然為宰堯章博蔡下所忌及謫序讀及盛夏奉老母以行聞者痛之惡之不傳也一日行至山中懸壺下

一應州府而至

草木披靡從者皆驚走少頃蛇若相向遂去村民羅拜

喜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公至此則耳官行無恙

乎朝宰計必死罷之其在貶地也忽一所厚士來訊垂

涕告曰屬聞朝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

安然不為動蓋時有上象欲得美秩希章蔡之旨自謂

能殺罷之二人信之降乃本路轉運判官土豪至公對

客飲談自若起居亦如常夜半家人伺之酣寢鼻息如

雷黎明時有告運判一夕嘔血而死明日有言公者亦

無喜色於是人益信公之處死其神不爽此類也元城

之沒也有風雷之異父老士庶婦女皆持香拜佛經而

突日數千人家人固置一大爐聽下人爭炷百至香價
踴貴後二年虜人敗其墳發棺見公顏色如生驚曰必
異人也遂無所動而夫元城平日未嘗從釋者而如
此只他養得神氣毫不散耳

惟白可以受五禾惟淡可以納五味惟醇朴可以善紛
華三代以上之民以犯義為耻三代以下之民以犯刑
為辱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

言得其粟以廣施也

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言孔子欲西見老聃敬叔言于君與之車

以行及見聃而歸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

弟子從之者衆

行微夫二子之則其以仁之道始將漢矣新言果出于
夫子乎意探之古今情理自是然也季孫魯臣耳迭
人以粟千鍾可不謂濫乎敬叔言于君遂得爲人致車
從可不謂私乎今世仕人說他辦法不做人情只他假
此要言真轉美秩耳右貴矣做好官不當落此套令人
受人一粟動人一車便以爲會致生擾若實要做好人
尤不當循此例語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止之做好官
好人當慎此心常懼畏

嘗觀王績辭鄉記雖着高言然于醉之深處能言其趣
可謂也記曰醉之鄉在大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

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勝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心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無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繩械之用

言上世樸
朴氣淳

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

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

作爲千鍾百壺之嚴因始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造籥

終身太平

此狀得
之

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

階其臣義和乘中子而述其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

下遂不寧至乎末孫紂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

面而望不見醉鄉

失所

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

人氏之取典司五齊註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

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

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此入言自上失之乃臣下得之如所

云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正言臣下沒

身不返死葬其塚中國以為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

豈古華胥氏之國乎其淳寂也如是結言醉鄉氏之俗余將遊

焉故為之記

客談晉語生子癡了官仙謂也俗云癡裏放乖是真

乖拙以藏巧是真巧信乎余因檢晉書傅咸性剛峻疾

惡如仇為楊駿所憚駿弟濟素與咸善遺咸書曰江海

五十二

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系了而相
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止作
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大堂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
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咸谷曰衛公云酒色
之殺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
禍此由心不直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
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
有恹恹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及觀阮籍志氣傲然獨得
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嗜酒能
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人多謂之癡或曰籍之

適也時不偶非斯人之寢而寢焉

慈母多敗子

李斯

舊子方養老馬窮士知所歸

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務州巴氏時被監神而天始
開明皆古之已談而今詆之為誕者也

高昌夷其地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自有熱風為行旅
患風之欲至惟老駝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子沙
中人每以為候亦即掩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
不則多遭其蔽者今稱流沙山叢林中多毒物氣夏秋
之交有毒風不可犯有知之者即伏身口蔽地沙中氣

通得無與所言同

遇變不可輕離所部恐敵人以計挑我昔錢塘沈承禮
攻潤州敵夜出城中兵攻外柵諸將皆歆馳救承禮曰
古人有言擊東西而備西北者此之謂也命士皆擐甲
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備者悉警擾獨承禮部下敵人
不敢窺又左氏魯昭公十八年鄭大火子產援兵登陴
晉之邊吏讓鄭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有災
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竊見村落中盜欲行劫輒
乘昏夜先縱火以急之若輕動者必落計中君子宜備
之

秦惠公歆伐蜀乃刻石置黃金于後曰此天牛能糞金

也蜀王以爲然遂遣五丁力士鑿成道入蜀使張儀隨其路伐之又管仲從齊威王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夫識達之馬有之糞金之牛無是理也欲心迷耳豈聽者眩哉故大欲藏毒

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便是性命之根然性其所性而非佛氏之所謂性佛氏之性心之神者是也命其所命而非老氏之所謂命老氏之命身之精者是也

客談管寧揮金事而曰禮云貨惡其棄于地寧梟不取

獻公家或推以濟人余曰寧得力處想只是個不動心的學問當漢廷高官大祿且不入其心又何有于金緣他不肯用世又肯以金與人幹事那一味養息山林惟恐事來侵那些兒一揮不顧是其烈火試金

歐文忠公縱囚論似不取唐太宗事嘗閱梁書見傅岐爲縣令民有相歐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服乃移獄岐岐即命脫械一訊即首服法應抵罪會冬至節岐乃放之還家使過節一日嘗操固爭曰古者乃有此于今不可行岐曰某若負信將令常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異之以狀聞岐後去縣民

無老少皆啼號拜送。至家。先生亦信乎于人如此。客質於投胎之說。余曰：中庸却不說到體物乎神本是不見不聞的。却先有那物。然後神來體之。而物得其所生耳。就如那胎。然後有那些地來投之也。客曰：朱晦翁說二氣合散之所爲如何。余曰：二氣所爲似只是成得那物。既有物。便神來體之。而知覺運動或生意發露。客曰：神即是陰陽之靈。如何分別。得。余曰：雖分別不得。似有個兩般去看他。如周子說太極生陰陽。就是太極與陰陽亦是個分別不得的。如何又如此立說。故夫子既說了陰陽不測之謂神。却又單說個神也者。妙萬物。

而為言只此細細理會去似陰陽合散所為只說得個物那不見不聞却就來體此物而生生也此只論個理若投胎事誕而難言

司空高士

司空圖也唐詩通進士仕不至顯及傅宗景

固辭尋以棋柳琰之禍力疾至洛陽因謁見璽笏失儀遂放還初巾條山王官谷有先人別墅頭泉石林亭幽趣園居之日與名僧高士遊詠又卜地為壽巖每故人大至引入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色圖規之門達人放

現幽顯一

致非止暫道此中公有難色圖規之門達人放

遠嶽白

居易辨吟傳為休亭記曰司空氏讀貽溪之

休休亭本名

濯纒亭為其所焚天復癸亥真復葺于

壞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

休休美也既休而具又存焉

蓋置其才一且休操其分二宜休老且曠三宜休又少

而曠長而率老而迂是二者皆非濟時之用又宜休尚

虛多難不能自信無而盡廢還二僧謂余曰吾嘗為汝

師汝者矯于道然而不固為利欲之所尚幸然而悔將

復從我下是溪凡且汝雖壯亦嘗為匪人之所嫉宜耐
下復何求哉因其終始與晴節辨吟第其品級于千載之
休休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
休休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莫
能快恬人黃金難買堪對鶴岩曰爾何能吞曰耐辱莫
其諺激嘯傲類如此嘗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奪莫
自隨歲時村社秀祭必造馬唐亡明年聞輝王遇害不
憚而疾
數日卒

輞川絕勝唐王維字摩詰耒母崔氏至孝與弟縉齊名

才特宥之性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

衣文綉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桐口桐水周于舍下別

深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味終

日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
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
屏絕塵累乾元二年卒臨終以弟縉在鳳翔忽索筆作
別縉書及平生親識亦數幅多敦厲朋友奉佛修心之
言捨筆而絕嘗聚所樂田園詩號輞川集有南山遺興

詩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喬興采每獨往勝事空自知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日期黃
山谷嘗曰余登山臨水未嘗不誦此詩又朝川六言挑
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輕烟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
眠胡荈溪曰誦之令人坐想朝川春日之勝因考秦太
虛云為汝南李官時臥疾直舍高符携朝川面示余曰
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入得畝喜甚即使二兒從旁
引之閱于枕上恍然若與摩詰遊于朝川度華子岡經
孟城物憇朝口庄泊文杏館上竹茶並木蔭紫艷菜
羹非圃槐陌窺鹿柴迤于南北坨抗歌湖眠柳浪灌桑
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
幅巾杖屐蒸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親身之翰繫于汝
南也數日疾愈陳後山曰王右丞詩李下陶淵明得其
自在處然司空圖亦欲與靖節醉吟菊品級可靖節之
風固足以興起後人矣而百世之
下非識達如二先生其能有聞乎

有患心疾者見物皆獅子程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
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即愈

今國家民賦其賣田宅者有儘問四鄰房親人等證然亦自民間爲之非由朝廷之旨也嘗考宋初有問親鄰之法至紹聖元年建言者謂元祐勅典賣田宅徧問四鄰乃於貧而急售者有害乞用熙寧元豐法不問鄰以便之應問鄰者止問本宗有服親及墓田相去百戶內與所賣田宅接者仍限日以俸其違是知前代法視今日爲密矣

元結次山亦唐文彙也所請亦是與於禪者李商隱作次山文集後序有云次山見譽於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於公浚楊公始得進士第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故

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違毋老不得盡其養毋喪不
得終其哀間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憂悲酸傷於性命
之際自占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又曰次山之作其懸遠
長大以自然為祖元氣為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太
賁無色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
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
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耻聖五帝用
聖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
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竊觀次山刺道州因家
於祁陽之勝今日三吾地也觀商隱之說見那種學殊

孔氏故述之

周顯德二年因鼓鑄錢詔毀銅佛像一曰上謂侍臣曰
卿輩勿以致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
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耶竊繹斯言最善世人以蛇
蝎心觀佛竟何爲哉佛云應無住而生其心豈着在銅
像上去

元好問故物譜爲甚鄙之題目已是不措若立得一個
正大意思婉轉就理諒去猶不爲病觀其譜有云予家
所藏書宋元佑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跡及五代寫
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

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置賣宣和內府物也
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
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閩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
一天祿一堅重緻厚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臬州時
物也是其故物譜者詳此而已諸不過以給玩好且居
官而懷異嗜達者羞之是所謂題目不措也其曰李文
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詒歐
陽公重以庸愚慶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玉
○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
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卹哉予以為不然

夫以爲世之薄文儻曰爲世所愛者類也而可非之以旌自是乎其曰三代并鍾其物出於聖人之制今其致○故在不曰未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未嘗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夫昇鍾天下公器禹湯文武之心固將爲天下傳之也而可授之以飾已非乎其曰自在周列禦寇之說五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遊旅形骸爲外物鍾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况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世果能寒而忘衣餓而忘食以遊於方之外雖取萬物

而空之猶有託焉。尔如曰不務則俗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俾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貽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立言到此愈早，陋矣。在列雖涉荒唐，猶超脫世情，如鴻冥鳳舉，若從元子之說，將引人爲癡爲貧爲無耻，所謂作法于奢，敵若何也。大都元子此作，只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作骨子漸漸向理說，以見他慈孝不忘先之念，則得矣。却強要折服歐公，排斥莊列，恐添這兩個頭對便反輸了。

張華鷓鴣賦首云：鷓鴣小鳥也，生于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非道之言，末不是也。

云鴟鵂

東海極也

巢于蚊睫大鵬

飛天之神

翔乎天際

地也

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

何北地也

又安知大小之所如夫華在中書郎感而作賦及任光

祿重位死趙王之手求如鴟鵂自足不可致焉所謂造

道之言難哉

酸鯨治蟻漏

酸鯨性食蟻者吐石能解蟻附之

茯苓治

少胡麻治老

實玄經云茯苓味甘平以爲一還精補腦

此仙方也先服此去病後吸日華以玄之按胡麻出大

地中二種葉青花黃而莖圓者爲胡麻八段而莖方也

陽氣清也有少清有極清清極爲神陰氣濁也有少濁

有極濁濁極爲形形離神則形死神離形則神遊

尚書春秋本聖人言語至後世依此反壞之正是吳起
出於魯也漢武帝方鄉文學任張湯決大獄湯欲傳
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以是用者
依於文學之士多深刻夫尚書春秋所言豈有舞文巧
詆慘酷深刻如湯之爲者而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
緣飾之則所謂廷尉史者徃徃皆曲學阿世而狄山以
博士稍持正論抗湯則觸禍機賈山在文帝時奏言士
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至此驗矣評曰有關雉
麟趾之意然後能行周官之法度無其意而行其法則

聖人之法適以濟亂故并其田者新而周其官者泰也
有聖人之心然後能述聖人之言無其心而述其言則
聖人之言反以右奸如張湯是也今以六經之言取士
士一旦得位恐其所操者殆不知其何如也當漢時張
湯依文學丞相公孫弘效稱其美今日之士能如廷尉
史倖文學緣飾自必見推於高位必陟達官所謂士風
風俗在漢已然奚啻今哉

凡食畢宜口呵數聲散毒○食宜四時之味春宜甘則
減酸夏宜辛則減苦秋宜酸則減辛冬宜苦則減鹹孫
真人曰食五味不可偏勝否則五臟不平百病起○諸

果惟藕最有益久服輕身耐老止熱破血生食除煩渴
解酒毒若熟食甚補五臟實下焦與蜜同食令腹臟肥
不生諸虫○蔓青菜為菜中之最益人者常食通中益
氣令人肥健○西瓜甚解暑毒○蘿蔔生食滲入血熱
食不宜多○九月九日食姜損壽○甜瓜沉水及雙蒂
者殺人○一切果核雙仁者殺人○猪腰多食損腎○
羊心有孔肝有竅及獨角黑頭者殺人不可食○鯽魚
頭春不宜食虫在頭也○黃牛肉大補脾牛五臟各補
人五臟但黑牛頭并獨肝者不可食○凡水陸物及諸
果不常見者不宜食○銅甌盛物過夜者勿食○露地

上飲食恐有飛經喉中食之咽喉生泡○暑月磁器

入日中晒太熱者不可即盛飲食○盛蜜瓶作鮮瓶

盛蜜俱不可食○楮實湯○并豆湯南唐先主因食楮

能治有吳廷紹者為大醫未知名請以楮實湯進服之

而效又馮挺已若此者數日不減廷紹因詰厨人曰相

公平日嗜何物曰多食山鷄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

以并豆湯亦愈後群醫詢其故廷紹曰噫因其起故以

指食湯進之山鷄鷓鴣皆食鳥頭也

後魏五更之言曰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湧泉之鯉馴

臺之鹿理非誣也○延年杖後周保定三年賜三老于謹也凡飲養陽

氣凡食卷陰氣陽得養則神以息陰得養則形以壯援

也

世稱大奸最叵測如漢王莽曹操為後世大奸之始蓋其所緣飾者非真正之跡則六經之言也宋秦檜尤甚檜之自燕山歸也上稱之曰朴忠過人得一佳士拜祠部尚書未幾與呂頤浩同相檜專政乃誦其黨建言周宣王內脩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上從之命頤浩建都督府於鎮江檜請置修政局自為提舉上曰頤浩專治軍檜專庶務如種蠡之分職也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乃盡檜之黨盡落取予祠墓省一空檜則不然朝安國因不安其位求去檜三章留之頤浩問

之術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當國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才於游酢游酢以檜爲
言且比之苟文著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檜亦力引安
國夫游酢安國皆正人而不察檜之心乃所以借資也
後張浚去相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
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始浚鼎相得甚浚先違
力引鼎嘗共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
無所措手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
薦也檜因此憾浚反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蓋
怒鼎使檜浚也檜在政府惟聽鼎檜素惡檜由是反深

信之卒爲所傾，昇與浚晚遇於閩，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也。金遣烏陵思謀來議和，朝議以吏部侍郎魏砥館伴，砥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對檜。」問砥所以不主和，砥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砥曰：「第恐敵不誠待相公爾。」一日，上謂檜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且夕念，故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昇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謀和此人主之孝。」只此一箇好題，當非朝臣如何折得他。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此檜大奸處。勿許。

群臣與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
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番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
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
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如初知上意確不
可移乃出文字乞次和議勿許群臣與趙昇力去位陞
辭帝而出見檜一揖而去檜獨專國議和決矣到此帝心然不
可正士呂本中張九成皆去時言者謂金人以和之一
字得志於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家以弛我邊備以
竭我國力以解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我中國嘔吟思
漢之赤子此數語切伏金人之行而檜之所以爲宋毒

也是時岳飛克郾城魏勝克海州不和在此也。檜主
力班師詔飛還軍中聞詔旗靡轍亂飛口喏不能合夫
飛必欲與金人戰不死飛則兵不休和不可成遂誣飛
嘗自言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
西罪賜死獄中子雲及張憲殺于市天下寃之。和旣成
檜稱天下太平帝書一德格天以扁其閣檜請于上禁
私史恐天下有記其事者。

程明道曰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

聖門稱
回之好

李正
在此

程明道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湏是用則知不用則

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
是野狐精也客曰如何用便近二若聖人只是一故○

程明道曰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

見遂以為盡然何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天星十則

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

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

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鄴善葭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

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客曰說如何答曰陸象

山言無窮盡都在無窮盡中却自有箇商量

程朱闢釋氏作用是性之語看他釋氏密旨亦難說他

直指作用便說是性細理會那作用是誰乃是性也

古者纓有納註納之言拘也用繪一寸屈爲之頭者纓頭取以爲行戒焉酒有禁士冠禮兩經有禁是也註禁承尊之器也因以爲酒戒故名可見古人隨物寓義所以防其情之流也

東笙西頌

笙猶生也頌音容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

磬謂之頌

客一日問普庵語錄客曰菩提心生生滅心滅作着何讀卷曰渠只是論箇心當云菩提心句生句生滅心句滅句蓋菩提心即真相如知得無生之用即所謂佛性

也故曰生生滅心即所謂幻繫應接一幻象生是也故
曰滅此滅字對菩提心生生字看吾人當自領悟

古者人各有常業士常爲士農常爲農至於工商亦然
蓋古之時未有如今日生齒若此之煩盛也考之儀禮
只有箇士冠禮士昏冠士相見禮禮皆屬之士作題目
者正以養其士以需世用耳里有塾師以端蒙養至於
冠昏相見皆以禮全其德性故士皆真才皆實學非若
後世之襲於詞章博稽者且四十而後仕度其可用而
用之也五十而後爵知其當貴而貴之也出處之始陞
遷之際上無俸門下無競路若非後世之品進取而選

擢者吁居今而思古之風正時人指爲執古迂叟不理也偶談及士風風俗抑安得不攘臂於古以舒所願

正德末嘉靖初年士氣猶有一種佳味可當古心當正德末年楊一清爲吏部尚書給事中王昺論其選法不

公貶休寧縣丞又不召王雲鳳胎一清以書云留王昺

一疏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

介貶數月即復殿中侍御史今日昺即不獲選之清瑣

推薦趙陞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

慈羅倫淪落以死岳正坎坷終身而拯貧之陸布政

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畧而

天下指示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畏而史氏紀載之
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
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阻而士風以頹編恐有存
趨富貴和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誦德之辭則乞憐希
進之語未有以直諫之言達于聰聽以古人事業型執
事者故敢佈其愚焉一清得書悚然第不聞楊公肯拜
承而捐路公之風者

屏利

見次書晉灼曰屏利屏弊也非作

閣木爲路曰棧

漢張奭燒

歲事

出

書

謂修止則吉

也

出燕州志

蘇東坡嘗稱王荆

公老孤精微榮晉書謝安曰有人見其瞻形變驚爲龍

精蓋天地間氣化理或有之○唱有雨打梨花深閉門

出周美成蘇花詞云如飛風雨長門
深閉以梨花深閉始知多風雨也

詩人每依景下字歌如法彥章詩垂垂梅子雨細細麴
塵波夫天地間豈有梅子雨者只以梅時多雨故云若
麴塵旣引周禮麴衣注云黃絛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
始生是知麴爲草名又有詞云垂楊低拂麴塵波是知
麴塵以揚華初生而言猶云柳烟也波對雨字卽今謂
仕途爲風波亦擬而言之耳非水面上波也胡茗溪乃
據麴塵波而遂釋之云亦可以水言之似非○禮曰君
衣狐白裘不曰白無裘而曰狐白裘者蓋天下無粹
白狐而有白者換之衆白也故傳曰

良恭與一狐之破顏解古曰狐白謂陰下
之皮其色純白其以高寒輕氣難得故貴

客談冊書中人身上坎離吞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

水為坎在人身為腎為精在下冊家謂地生火天七成

之故火為離在人身為心為神在上冊家謂蓋生之微

而成之體大也故曰紫陽賦七返生神六居生精客又

問答曰水本潤下也而以氣上升則成健體是坎中之

一奇冊氏曰此真陽以填離中之耦而成三奇故曰天火本炎

上也而以氣下降則成順體是取離中之二耦冊氏曰此真陰

以填坎中之奇而成三耦故曰地以氣升降冊家又

曰一時升降而水火相濟冊家謂之小周天全體健順

山地天交泰卅家謂之大周天客曰曷以稱金丹答曰
金既能生水水裏却認金子毋相依故曰金丹昔神光
子有還金二篇蓋甄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
以詩往來論養生秘術成帙遂名曰還金篇亦是金丹
之義云爾

今世秀才窓下作策語或論古人提筆便指斥某也庶
某也貪某也賢某也不肖何耿耿不輕放過至他一官
到手往往以墨以酷敗曾讀楊億詩云鮑老當年笑郭
郎笑他舞袖更瑯瑯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瑯瑯舞袖
長今人之可笑正是轉更瑯瑯故態

人有言曰心有所愛不可深愛心有所憎不可深憎至
哉言乎心是活物除不得有愛憎只緣情迷遂至流蕩
傷性而以殞生若養生家有云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亦
是不深愛憎之意轉夫作聖學工夫則顏子有不善未
嘗不知即念起即覺也知之未嘗復行即覺之即無也
又觀孟子以道蹶動心則知所以戒深愛深憎總只念
頭工夫

迺復可以觀升降之義坤復可以觀造化之仁升降者
氣也造化者生之德也迺復是天地之大交感易者坤
復是天地交感生生處人不可不看又不易看

近者遇也陽升而遇陰以翁之復者反也陰降而反其
初以闢之造化只是箇陽動不已不然孔子何以曰天
行健也周子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兩生字須活看一
動便是陽一靜便是陰豈既有過動靜又另生一個陰
陽也

意最爲害聖人只箇無意衆人皆緣意失之且如有意
爲善則其善亦未純而况意之爲惡者乎有意好名則
其名亦未美而况意之不好名者乎如堯舜之讓天下
非以讓之善而爲之也而自成其讓堯舜之以天下讓
非以好讓之名也而後世稱讓焉此正是無意故曰堯

舜性之也聖人無意只是動處便真正所謂性之也
人乍見之心是真心人須識得亦不可放過一放過只
將做尋常答應了天何嘗不動只是無妄人心一動便
失之祇緣意耳故晉說曰天雷無妄地雷復因子圓圓
無處握箇裏乾坤將消息祇于夜半鷄喔喔客曰有意
為善與五伯假之何如荅曰五伯猶見得箇仁義是好
物事遂假仁而仁假義而義却在念頭上分別了雖是
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有箇畏悻心後世奸人又從五伯
之假假將去又挾持先王之令典以把持世人而恣其
奸如曹操王莽者於此更見得有意為善之流毒也故

曰意最爲害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說他長處此言最宜佩服蓋說他長自於心上覺類有涵養若只論其短非惟失之薄更於自家志向所損愈小

萬曆庚辰重陽後一日借邑人盧鹿泉考遊井泉寺見僧舍壁間懸四幅帑已塵蔽幾落惟所書字畫如故予因以心冰之冲然一僧家味也呼其僧所遺僧對曰先祖師正洪題筆也嘗聞正洪號大布在景泰時與邑人甯布政使長最厚性穎敏善恢諷尤工於藍人多愛而傳之余嘆曰不虛哉余所聞于僧也以是知大方已

通於禪語者惜其于心印造詣僅若此也愛其四辭因
歸而述之

其一

不愛騎者不喜誼譁身穿着百衲袈裟行中乞化坐演
三車却怕人知怕人問怕人誇○雪竹交加玉樹槎芽
一枝開五葉梅花東村檀越西市恩家但去時齋閑時
講生時忝

其二

無物思量萬慮皆忘坐西班大衆禪冰龍衣遮體粥飯
充腸有一函經一佛像一爐香○功課尋常功行非常

愛山中白晝偏長翠苔凝澗綠水邊仿有一天風一天
月一天涼

其三

松嫩堪食竹密須嚼息塵緣何事相干心超物外身處
人間有十分清十分淡十分閑○學道非眼守道多難
結躑跣坐想循環苦空僧舍寂寂空禪閣對幾僧坐幾層
水幾層山

其四

四序無窮萬物皆同守空門佛祖家風香煙結白燭影
搖紅對翠梧桐金蕊箭玉芙蓉○潦倒山翁少小頑童

天性川一樣踈慵偶米塵世却想山中有一枝梅一

竹萬年松

右香園子

以此西天佛書伊字也唐范舍人咸能書梵字並達梵

音王維戲贈以詩云名儒待詔滿公車才子為郎典石

渠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梵辭共許勝揚

馬梵字何人濟魯魚故舊相望在三事願君莫厭承明

廡滄咸訓以詩其序云王員外時維為廡兄以予嘗學

天竺書有戲題見贈然王兄當代詩匠又精禪理枉採

知音形於雅作慷慨筆以訓焉且久未遞因而嘲及詩

云蓮花梵字本從天華省仙郎早悟禪三點成伊猶有

想一觀如安自忘答爲文已變當時體入用還推問世

賢應同羅漢無名欲故作馮唐老歲年細玩三點成伊

二句正是了悟不着文字乃范舍人以答王維執林伐

山以爲維詩誤也晉唐以來朱物翁獨許陶靖節幾于

聞道余每誦情節傳酷愛之若唐詩人如陳子昂感遇

詩上適稱其爲海內文宗今不盡述如云白日每不歸

青陽時暮矣茫茫吾何思林卧觀無始學芳委時物畢

鳩鳴悲耳鴻荒古已頽誰識巢居子此詩刻於石又

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開卧觀物化悠悠念無生青

始萌達朱火已滿盈狂落方自此感嘆何時平刻於石

昔又古人務巧智於道者蓋多矣在相於修不知身所

終昌見玄冥子獲世下帝中竊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

此詩見又如李太白古風四卷來子稱其自陳子昂感遇

中來筆力相上下唐詩人甘任下風今述一什如云大

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巷草莽戰國多荆榛龍虎

相心食兵戈速狂秦正声何微茫長然起騷人揚馬激

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羅萬變會章亦已淪自從建安

來綺靡不足珍聖代復元古烏衣貴清真奇才偶休期

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又我志在刪述所

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筆筆於獲鱗

朱子并其亦說詩
話嘆其復古道

又如柳宗元掩役夫張進骸詩。生死悠悠爾。一氣聚散之。偶來紛喜怒。奄忽已復甦。為役孰賤辱。為貴非神祚。一朝纒息定。枯朽無妍媸。生平勤早樾。挫抹不告疲。既死給轄積。塋之東山基。柰何值崩湍。蕩折臨路垂。慨然暴有骸。散亂不復支。從者幸告予。睠之潸然悲。猶虎獲迎祭。大馬有蓋帷。佇立唁爾鬼。豈復識此為。每鍾載埋瘞。溝瀆護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謂爾有知。皆見道掩骼著春令。茲焉適其時。及物非吾輩。耶且顧爾私。劉云孝悌不如此篇通近。然考其終始。則子昂積富為縣令。段簡所捕。憂憤死。李白辱於夜郎。繫滄陽獄。椰子厚以叔文貶。今以視

於靖節之高風邈矣。蓋靖節歸去來辭是他有得處說
出來。非苟然者。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
未之有得。洎到得處。乃是造詣。若陳李柳似是三代以
下文人耳。周子曰。必辭藝也。蓋藝之者。智巧能做出許多
物件。祇爲他人用。全于己身上無分毫實受。故周子又
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余于靖節傳亦云。

余縣中三吾創勝自唐元結中興頌也。今人皆謂元公
爲唐文人及讀其自釋文并李商隱作結文集後序殆
亦唐人之脫筒塵寐而了心悟者歟。結當代宗時黠巧
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文曰。河南元氏

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諱少君。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玕沮。始稱猗玕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巔。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叟。彼謂以聲者為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笈。簪而畫舫。獨聲斷而揮車酒。徒得此。次山集中詩云。桴舫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酬。註云。非酒徒即為惡客。又曰。公之漫。其猶聲乎。公守著作。不帶笈簪乎。又漫於人間。得非聲斷乎。公漫久矣。何以漫為。叟於戲。吾不聽。從於時俗。不鉤加于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

聲變不懶帶乎答答晉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聲更不羞
聲斷於鄰里五口又安能懶漫浪干人間取而辭人議當
以聲更爲稱右聲浪其性情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
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答答全獨而保生能學
聲斷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手非耶商隱序云次山
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書於
公弱夫蘇氏始有名其取於公後揚公始得進士第見
憎于第五琦元載後其官不至選毋老不得盡其養毋
喪不得終其哀爲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
自占心經已下看干爲是又云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

世道所歸 卷之二 七
氏爲非嗚呼孔氏千道德仁義於有何物百千萬年聖
賢相隨於途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川真而賦聖五帝
用聖而吐明三王用明而吐睿嗟嗟此書可以無書乳
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觀序之言以是知次
山之漫之益蓋有自云

萬曆庚辰秋九月御史朱璉以巡視過二吾因登

鎮邦樓聽雨落不盡之器也借余登樓嘯眺芳白撥擊

石而坐瞰湘流而勸時余息雲雲待鳥傾謂之曰美哉

此際惜無漁舟相次也余笑曰噫嘻綠岸昔漁家藝舟

而漁者凡幾今情賦二江渠曰日遊騶馬耳夫光武爲

天子而子陵走嚴夷爲帝而許山逃至今尚港小溪然漁舟燕矣今日與御史飲由大人不以御史故予也使大人爲御史予其漁舟乎予其走嚴而逃箕乎朱亦笑曰聞子產論交于形骸之外予恨夫若漁者之莫予領也而奚以所爲爲也遂縱臨畫歡而罷望樓之左有石壁危繞縣治訪古魚潭在也又顧野漫理宅因命典史給本院銀四十兩肇工興塔一座名曰文昌時九月二十八日

秦檜一宋丞相也今子孫且惡其爲人有逃其姓者嘗觀宋包孝肅公當神宗時有西卷俞龍珂旣歸謂卽伴

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忠臣也其旣歸漢乞賜姓包上
從之夫一忠則夷人願與之爲宗一奸則其骨肉亦去
之人其可自亮哉

人身以水爲精以火爲神以木生火水升濟之以金生
木火降溫之非水火魚以成泰和之會非金木魚以妙
嗣續之機

五柳先生五斗學士皆古之酒徒也陶淵明門植五柳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空晏如也人有
招之飲輒盡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番觀其詩曰如
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馬不見所問津若復

不快飲空負頭上巾

二句在有意當是頭上巾為何物

但恨多謬誤君

當怒醉人

二句性怪

隋王即嘗遊東華著書號東華子待

詔門下者日給酒三或問待詔何樂曰良醞可戀耳待

中曰給一斗時稱五斗學士著五斗先生詩嘗過酒家

云此日常昏飲非閑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

此四句意多

今聞隆慶以來京師諸貴達戒酒會甚嚴

然不知醉中醒如陶王者幾人

林下四事

一事承曉夜看花一事迎曉風樹柳一事寄皓月以詩一事留嘉賓飲酒在林下者須識

料此等事方不為閑中掛過

是夫入

方響以代磬

即俗云

拍板以代節

即俗云

揚桓幼警悟、日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志志
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學者將聖賢言語句句如
此實踐之緣、女道問學工夫

客一日談處生之宜而曰閉眼時醉閉眼時睡世非
癡笑而不荅曰一笑便足

朱子謂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舍此則無以自活今世
之科舉亦然如顏閔之徒自把得住竊謂遊聖人之門
者猶不免自活一念聖人亦不能以此阻遏弟子去仕
若後世士人科舉一節祇是念念高門第希榮肥耳朱
子又謂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簡曹氏魏末則所事者止

有箇司馬氏是何謂也士旣遭其時只一箇高節山
林猶可不輸着朱子所謂自把得住者此也便似由求
恐不免失之矣顏之窮陋巷而樂閔之寒汶上而安其
把住何如昔孔子使漆雕開仕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是又何謂也斯字正指當時所處言蓋謂這此出處一
節却是難信旣不能信此一出可能擇一可事之主否
又不敢自信吾之一出便可致主而行道否蓋不如且
退而居焉猶不失友顏閔禹一輕出自壞如由求失之
矣開之自信者也宋儒謂斯字指此哩然孔子豈不知
弟子之未信而漫然教以仕耶豈以聖人之心所知其

月延覽記 卷之二 八十一
未信而姑試之耶恐不然

吾祁陽萬曆乙酉秋八月二十三日辛酉修巖正未刻
先時太陽晴空忽雲從東南起隱隱雷聲倏爾遂雲霧
暗黑咫尺不相見震雷大雨雹雹有如卵大者如未彈
者烈風折樹飄屋瓦不知其數人大驚怖失所時隔江
瀟湘布君民望見觀音閣上龍皇廟石石岩下江中如
有龍上天止見其尾耳頭在雲霧中不見也人喧呼聲
於鎮祁樓時塔會自劉梗張珠黃道立伍禮黃道光皆
在樓上止見岩邊一圓橫水餘皆清比時不知為龍也
雨雹從懸北上里石橋鋪起祇一線之路向南從塔前

過大江只十里而止約南北僅三十里許亦奇哉

縉紳之念不及漁樵之真鄙布衣之頌不若村落之評

昔人謂朱晦翁註詩動氣不肯從小序如菁菁章者竊謂詩三百皆是當其時又當其事乃設其詞也故讀者須尋出一箇証據而能考其時以知其事然後從那辭以逆志而訓詁之也不然只懸空以上說千古之事而句解之縱解得義出恐亦未盡古人當時指事之義每見晦翁於未曉的章句云其義未詳竊恐義字未穩當云其時其事未詳若曉得那時與事便會得箇義出來大都儒者於性命道理可以心思聰明去理會惟古人

已往之事雖聖人有不知者故問禮問樂孔子不免也
小序去三百篇不過數百年猶易稽考者朱子比小序
去三百篇千有餘歲矣似尤難稽考註詩之旨亦未明
云考據何書亦多他自家立言間有引左傳國語及近
時諸賢之說耳嘗讀抑之詩小序以為武公刺厲王因
以自儆也似於詩章詞義曲盡文公據楚語專以為武
公自儆之詞而乃曰序以為刺厲王者誤矣不知楚語
乃其臣下借武公自儆一節以進規非釋全詩義也抑
什篇內如云四方訓之四國順之非天子事耶敷求先
王非欲厲王志于文武成康耶誨爾聽我爾我之分何

指邛水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隱然以爲惜天子之意
若武公睿聖而不憂宗周夫子何取焉又如賓之初筵
小序以爲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嫡近小人飲酒無度
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
據序義則可以見武公之聖憂君愛國而夫子取之文
公乃云此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是何說也且旣云武
公行年九十有五不忘聞儆矣乃其平日至好飲沉湎
而悔何不知自儆乎何以稱睿聖乎若只欲反案小序
顧不思爲武公累也以此處亦宜思而辨之

訓詁是讀書一桮梏也四書六經等遵守宋儒註釋今

人自六七歲為童時出就塾而父兄令其殺念苦守以把束其心有人稍出格說箇道理者便指之曰狂而竊也視桎梏不尤甚乎唐孔穎達十三經註疏今人視之如何然宋人亦往往有襲其語也我

太祖攻乎異端之解亦切近理豈在宋儒右也又如當仁不讓於師宋人訓師衆也當仁不讓於衆人似與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一人字相通今云雖師亦無所讓則是為仁之人用不存箇遜師之心乎仁體事而無不在讓師亦為仁一事也或曰此讓字當做退避之義豈有不可做遜讓者如此讓則云雖師亦不可假此而足避也

文公以此未詳明

生我者這呼吸裏生生者脫呼吸外呼吸裏者我以形而形神呼吸外者生以神而神形

脫脫作宋史讀其孝義傳近六十人然所載人實蹟亦多未可傳也如亨工書在元豐中試藝繪景靈宮名在第一亨以父老固辭歸養祇此遂得登青史為異代芳耶祇以藝人有官固辭亦傑然者表在方技傳以見藝中之達董道明母死出焚道明潛其墓中入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塚取之道明尚無恙此等詭激滅性可謂孝乎當予營瓜事聖人猶非之而况此者然則士人當局

取衷若揚慶到服事紹興守仇愈論曰韓退之作鄂人對以致傷支體為害甚而匹夫單人身膏草莽執訓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於內情發自天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惟其所存出身事主臨難仗節死義豈臧介之推矣金藏哉又陳宗母死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與云陳宗自斂其體哀慟傷生雖非孝道之正而能為人所難為之事亦天性之至夫即韓陸二公之議則於此但哀其心而不取其行吾儒存心制行當以賢哲理論為典刑

虎可騎而不可觸其尾觸尾有反噬之禍龍可豢而不

可逆其鱗逆鱗有激怒之禍然則騎固不能反秦而無所激其惟君子之善所過乎其勇而智則災不逮

老子荀卿書甚詆夫禮偽而詐此只據禮之人事看了

嘗讀坊記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此但言禮之

體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此但言禮之用惟象陶曰天

秩有禮乃是說禮出於天皆自然而非人為也顏子克

已復禮正是復此自然之禮有此自然之體則何禮之

不能用孔子曰禮讓為國而註曰讓者禮之實也蓋此

讓字乃吾人恭敬之心此恭敬之心正乃禮之實也蓋此

孟子曰恭敬之心禮之端也

邵堯夫以四時擬皇帝王伯之世真是見理至到之言
吾夫子知世運如此必流而不可復故著魯定書刪詩
以存皇帝三王之道為後世教故一部易無見三皇世
未散之真一部書使見五帝世之德一部詩使見三王
世之化蓋夫子聖春秋之時知道理都盡了其氣運必
不反了故述六經乃示人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吁好
古二字其夫子之心乎所以志三代之英而未之逮也
不然夫子豈不能作哉自奉漢後就使堯舜復生亦不
能行揖遜事湯武復生亦不能行放伐事亦不能如其
王化泯風後儒如何更有作者揚子雲之玄文中子之

續書。讀祇是他聰

士者不知箇古人便無體行且述法程祇是一箇塵人而已孔祖堯舜孟顏學孔夫聖大賢猶爾而况士者乎故士先志

李願漁父歌

余獨愛此歌漁父之自若

白首何老人篋笠

蔽其旁

一遊世長不仕釣魚清江濱浦語沙明濯

足山前月靜星稀

漁艇與潮行歌秋復春持竿讀湘

岸竹蕪火蒸蘆花滿綠水飯香稱首荷包紫鱗正是漁父家

於中選自樂新金一布真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四

於中選自樂新金一布真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四

舒君此一笑一 莫奈絲瓦與第獨決曰我見房玄齡

杜如晦高季輔皆平書立門戶亦望治後為不肖子敗
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見不肖者急扶殺以聞毋令後
人笑吾德吾業焉杜也吁績之善蓋不違典廢常理其
笑人也亦宜當其笑焉杜成心遂欲殺子孫不肖者若
劫陛下家幸一語恐難免乎天道之報矣後人若績之
殺子孫不若惡所以語子孫者至矣得常理則堯舜有
天下而子不肖亦不足動吾憂

周子太極圖畫無一言及致知功夫只說誠說幾善惡
說慎動說學顏子之所學克己復禮說思者聖功之本
說學聖在靜處動在行周子一出門來便是聖人之

學所以得孔門心法契道體也程子以中庸為孔門心
法今觀子思首言未發之中戒慎慎獨之功則知道統
之所自矣程子以大學乃古者教人之法而初學入德
之門則格物致知亦只是中人以下氣質昏塞須漸漸
從此格致磨開然後可入就如魯論中弟子問仁問孝
問智問君子問政夫子隨材隨答以因明開蔽便是教
人之法格致功也若與回言終日便不如是觀克復一
章真是大頭緒傳授心法在是矣程子曰涵養須用敬
進學在致知此正是誠明之學近世王陽明論學依古
本大學甚駭人耳目亦因時遵朱重也今觀古本大學

傳則首誠意章因讀而極思之則誠意一章首句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更不說箇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首尾俱只說箇誠意以下傳如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皆互言之結句亦然然則曾子之學不可見乎蓋曾子述聖經錄其全文者是他初入德之時得於聖教者如此也傳誠意一章以後是他唯一貫之時即此章文義照管中庸首章皆傳授心法也

陶淵明詩不可及余不識詩竊識淵明為三代以下人物第一流朱晦菴綱目直書晉處士陶潛卒蓋處士隱者之稱書晉以旌其不事二姓耳若以春秋義書之則

曰晉彭澤令陶潛卒亦似也及觀晦菴論詩乃曰高
州詩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陶却是有力但詩健而意
閒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
也又好名常則自在夫晦菴何至以好名負氣論陶哉
以為好名負氣而隱此其以處士書也

余每見人因無子而重積者大召石工為死後計或勸
其民間義舉捐贖作業則一毛不拔余曰渠果能真得
計乎余誠拙矣余昔曾試過河南山東見道傍塚皆石
表從望又石馬石象苛錯伏荆棘草莽中余下馬閱碑
上字殆隱隱畧知姓名皆貴顯也不察其子孫遂棄置

至此余泫然感嘆孟嘗君事也又不然者余官白下因
督務江浦嘗謁莊定山某生存讀書山畧定山愛之沒
遂葬焉塚亦荒蕪但有高人過其里者多貽金以修墓
有子孫而竊以自肥者余亦拜其墓下稍次闢除人曰
渠非若子孫也而為此余曰愛之不忍也因嘆曰賢聖
之計不在其身而在其民間不在已而在人心之思為
子孫余以此感朱邑葬桐鄉云然此猶跡耳未得理也
嘗觀孔子將葬父而有衛父之請淵明之人物而史逸
其父名乃孔子既合葬防墓崩不應該然以涕見造石
槨者嘆曰死欲速朽又懼考較延陵季子長子死葬贏

博之曰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
葬焉季子之葬其坎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既葬而封
廣輪揜坎其高可陸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
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
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夫葬防親
也虞博子也父子之情死生之際亦大矣而聖賢所為
顧非道乎顏淵死門人厚葬之孔子嘆曰非我也夫二
三子也以厚葬咎二三子以幽祝于回必有道矣孔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顏子短命聞道而可苟以厚葬累
之乎厚葬世情祿耳孟子曰君子不以儉其親此了

孝子之心又不當以足為口實也

守錢者虜擄金者漢○今日士風甚邈士氣甚索恐難於五大節而不可奪也本原之地一轉轉之

格物致知自是一事人心感物而動即於那事物上除

去障礙則其靈自能有覺又去審問思辨之自有知之

理不是格了物又去致知也客曰晦菴云在物之惑其

精粗無不到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始教學者入

德能到此乎曰物之表而粗者乃當然之理其裏而精

者是其當然而所以然之妙即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

一以貫之顏子之不違不過如此所謂君子之道焉

誣者何哉子貢稱穎悟矣初未悟文章性與天道貫
只一理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也這便分別了及其將有得夫子乃告之曰女以
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子一以貫之蓋一貫方是
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子貢猶未許况始教學者乎客曰
曾子隨事精察管瓜事何不察耶曰曾子質曾只見得
受杖不思量到那大杖小杖便為物障了夫子告以大
杖走小杖受正是啓以格物致知又如樊遲見得箇愛
人是仁知人是智便為這事物障蔽了只見得一徧若
子夏悟了衆直錯枉能使枉直相貫之理便是格了物

而致其知也又如子貢問一知二一二即是物子貢猶
推測得去緣他穎悟尚可格物而致知如此顏子聞一
知十蓋顏子明脣將一念頭處便有融通不為物所障
蔽故論語中間答皆夫子或因明以通蔽或攻蔽以啓
明皆格致工夫始教初學如此也若以格物為聖學心
法則格者格至事物之理也而夫子與回言終日矣將
終日只指某物某物而格之乎亦勞且瀆矣云亦足以
發者謂發其蘊發某物某物乎亦聞見之心矣孟子私
淑孔子也七篇中無一言及致知今讀其雞鳴章夜氣
章是他下手得力處收放心章是他大關鍵處論直養

浩然則集義而非義襲故曰行有不慊于心則不能一
心字是本原工夫又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孟
子以告子以義為外則不求之於心而義襲又何以誠
意何以致知格物○唐書題列傳前列忠義傳後列孝
友傳中乃云卓行傳竊謂行乎人臣而忠義行乎人子
而孝友皆根諸正理而不易能者可不謂卓乎外此而
稱卓行不詭於正理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今
當折諸聖言若卓行者令人起好詭念孟子不取陳仲
子之庶又宋史既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古云儒以道
得名立傳何複也通天地人曰儒則所通者非道耶緣

宋人黨激目程朱輩為道學乃駕以偽學而惡之史氏
遂因以立傳今入我 國家有能遵正心誠意講明程
朱之遺意者則指之曰道學徃徃令人忌且多窺其間
生謗吁何為哉今日既一切用程朱之義以習舉業以
躋公卿及其講程朱之學又忌而謗之是其平日所遵
而習之者而又為程朱之賊也客曰不然是惡夫假道
學者曰假道學猶望道學為美名而存萬分好名之念
或以名之故自愛者若士夫中之狐媚狗態如分耳時
有耳為莽子而居九卿者有以莽子之故而登榜眼者
有從書門下而狀元及第者如江陵時有以巡撫該省

往謁其太夫人而跪稱某兒者有以欽奉巡按該省而
通刺於其僕從稱侍教生者有以同鄉取寵登秩吏侍
而祝其太夫人之壽以恃無恙者又假道學之下流而
士風之毒也客曰汝何庇之至此答曰近見江陵惡講
學者恨至拆毀先賢書院有直指使承風斂之不恤者
聞者酸楚是又不顧一假而士氣士風之澆滋甚

易書詩春秋論語孟子諸書未有宋儒訓註之先漢唐
以來士人各以其措思以繹先聖之言今一切遵用訓
註在士人習為藝業其父師之教子弟自童稚至老如
加桎梏更不復措思以尋義理客曰窮理盡性至命之

學當得之於訓註之外若以宋儒訓註而執滯則聖人之知且有曰啓予者商也當其啓處宋儒亦必有取焉
○客談天順李賢正德李誠吾曰惜乎永豐一疏尺素一技二氏之業微矣天順得君也正德濟艱也

羅念菴洪荅荆川亦果當世之交流也然歟客曰嘗讀二氏之集矣其蘇文之隨溢乎抑何其名重於山也石道洞亦全也淮揚亦解也因以知其人焉

以成功文章觀堯祇亦其說然煥然者以道觀堯則見其大與天同然堯自謂成功文章不足多也今仕者以其簿書訟獄理煩塵亦近名又或秉軸而能致亦

一特者韓自矜曰吾立身存心唯嗜鄙哉細乎只此便
生齷吝心一有此私心灼灼不熄便將大敗壞故學者
貴聞道聞道則其所自見者大而所樹立者不入於心
遂能日新而富有且如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今人只
謂顏子不施勞伐善却不反探顏子所以願者從何處
本領來○韓子原道篇只論得道之粗迹耳蓋吾先王
之道與佛老不同只他原頭處一差便各涉了着那用
處亦不須排斥佛老矣觀愈述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云云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
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

常此數語以取先王與佛老不同然觀老氏之主谷神
佛氏之主八識未嘗不正心誠意亦未嘗不欲有為只
於性上差識學者不識性如何可辭關二氏之罪道
大學止誠意正古本也朱晦菴詆其無頭卒向請他道
格致耳然誠意處非為格物致知精意何着乎於格物
致知時不誠意將湯漫下手乎誠意二字正差問之頭
緒也○邵堯夫自幸生太平之世當謂頌天下不可不
太平亦頌君相無忘太平然太平恃以無虞於此勇嘉
後已未在一終自後格致以來至今日不無差矣夫夫
平何幸耶弘治中徐文忠公在閉閣潛監不無差矣夫夫
情勞高不聞道而勇助其氣德之謂歸復重夫夫夫夫
馬情無道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夫

大羊之性呼吸不測母曰後新者○周濂溪與道體在
正也萬曆乙酉立春日七
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處能默而識之有得若其說
道理却從外陰陽剛柔仁義以至師道聖學禮樂刑政
訟獄之類明折彰彰可求顏子發聖蘊在亦足以發無
所不悅處以心潛之有得若其論道理却從外視聽言
動博文約禮夏時殷輅之類問辨循循可理佛教亦不
立文字直指人心見道然一切向裏窮說雖品喻萬言
愈說愈空故儒者斥之曰空寂是以孔子之門所傳授
者心法所雅言者詩書執禮所教者文行忠信洋洋乎
魯論皆日用實理堯旨乃不如是○淳古則下之人闕

其德故脩者逃名以違主後世則上之人輕其德故立者
抗志以逃名○名生於不足故史記後漢書並無隱逸
傳以不足傳也漢以後英散推涖人皆蒙耻以競爵悉
辱以休榮志古者其憂乎後漢書乃列逸民傳故其叙
曰彼雖磴磴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罟罟之中自致寰區
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然心可知矣抹末流
也刻哉劉昫後漢書隱逸傳託之曰依隱釣名是籍奔
競之口也如陶淵明者亦自為慢世逃名可乎陽城歷
宦有跡可入隱者乎孫思邈隱太白山屢徵不就以卒
稱之則曰高談正一則古之象在子深入不二則今之

王摩詰此隱訣也乃據推測一節而列之方伎否矣
曰如何荅曰君今而談箕山桐江之風則人大笑尚賴
青史一激揚之姑無咍其釣名與否○人之好善與夫
任好事其患只在鮮終故吾教則曰聖功彼教則曰佛
力孔子深惜夫未成一簣客曰鮮終何荅曰只為情蕩
則移○孟子明庶物音至王迹章本是論治統而兼道
統也至見知聞知章乃是直論道統學者須探所謂知
之者何乃得授受之真傳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則其
恭已南面無為而治的氣象故無迹至禹湯以後則傳
其道而殊其尚有因革有三重故典則以貽郁郁而文

是謂之王迹幽厲亂天下乃興五伯五伯假乎王迹而
王迹則自五伯不傳孔子作春秋無奈所變但能存王
迹耳由王迹而索之則帝道在是故邵子曰三變而帝
道可舉○嘗談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答曰顏子只在念
頭上功夫當一念怒時便覺了一覺便不發出以及於
物故曰不遷遷字近念頭一有不善便覺一竟了便
不用加於事為故曰不貳不貳猶云不用也若云怒於甲則是
已怒了過於前則是已有過了乃中人以下之資悔省
者豈可以說顏子生知之亞之資○三百篇或三言四
言五言六言隨適情處便作句漢魏選五言猶古來出

納五言依五聲也律始七言猶五聲加變宮商角徵羽
七七言以四聲為格韻首有尾中詩聯鍊琢苦心點綴
希聖始以其其為名家而曹劉沈謝以至李杜諸名人
旌古今美三百篇只取其詩聖人未嘗品題其作者其
工其拙其名家

每引疾退居梓里處之恬然嘗享至尚書而清議歸焉
江陵敗而一儒獨以全始終

有劉一儒夷陵無一儒於時

曾子不忍食羊枣只是一遇食羊枣便思父
不忍而心動蓋所謂不忍者乃不忍之心也如云父名
石終身不忍履石只是履便心動若云絕去不履則石
猶無之一蛙步即石耳讀書當以意迎之就如讀論

語食言不甘聞樂不樂亦當如此語○今士人進退
古人迥別獨於古人易退一節乃尤失却余家居時聞
考察報過縣有主簿退官舉家號泣余笑曰果朝廷負
我則不必哭果我負朝廷則不可哭果一轍勇退則無
所用哭客曰渠迂叟也今躡舉世皆哭曷獨一主簿哭
○今世士人始時不得自進賴一座主以進後來不決
自退遇一論主以退○余嘉靖戊辰冬在兩部郎中引
疾歸辛未冬赴京遂補銅仁府太守到任六十日又懇
乞歸先時赴銅仁過沅州得會分守史蕙津後兩月間
又以告病歸用過沅州蕙津笑余曰年兄能善乞病余

不答余歸半年蕙津以被論去有容謂余曰史先生今

日不待告矣

蕙津餘姚人名嗣元
余已未同年進士

世情好指謫君子短處叫便是不肯自為善之心容曰
何也答曰一聞人有善行乃心裏不去勉強以求同於
彼之善反苛指其所不全處以議之則那慕善的念
頭必灰更以其人之微短處自掩沒其心如何能自成
德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見字當
就一人的身上看豈公見此人的賢處便思量同他若
其微有不賢處則但以自省於己有否不必辯議之也
蓋人雖全善聖人亦有不善處就知君子亦有不善處

容取之。此容是亦君子向善之選也。若今世情使謫之
曰容平日不知供母如何。備會今日留客有此舉者。此
不是好名。乃是慢客。就此議則在我一念供母的念頭。
便不肯勉慕於容。而有取齊之志。余每聞人一善便心
動。不敢有一念別語。故書之以望於同氣者。○龍潛于
淵。乃潛於天德。潛於心。化被天下。○周漁溪言孔子其
太極論學聖則曰靜虛而動直。今人讚嘆聖人止曰剛
述六經。然不知六經從何來。猶言天者指日月星辰風
雲雷雨以言天也。却不想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惟
顏子潛心容曰如何。答曰體那顏子的如思慮頭有悟

則天之無聖之虛類之愚同歸

黃曆丙戌科始定會試中式舉人三百五十名未為制

及加五經試官為十八房自開科來詩春秋定以易士

請入試者身逐一房云試每外該禮部至類○王爾博

極群書日夕討論皆有疏義積彙成帙凡二千餘卷名

曰格物編夫曾子格物二字果者此不將終身逐物已

乎蓋格物須反之吾心以致知誠意不是紛紛外馳者

使曾子如爾之為將終身如大商收貨何以唯一貫解

入近時謂者謂格物為格吾心之物欲得聖門真訣者

程明道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方求必安物之

紛紛○古人隱德隱名遂以隱其身今人全不契隱之

味偏人以獲為商者之非祗籍實之以也何也其也耶之

狀○士夫盡體也迷不出畫云也其也以工巧為能

好文也其也一出而六統之辨也其也故本以工綴得

名者也其也而以士夫名家者其多也近時者吳仲圭為

田則其後者歟石田盡能興諸俸而自謂以吳仲圭為

師觀其精緻者有生意而疎也

余於古人最愛漢張文成之智晉陶靖節之適宋邵堯

夫之理每欲即江東鎮初樓肖三像以便展卷未果然

懷想其為人而切蚤夜焚燭有不能少置神交之密者

云
廣西全州城有湘山唐以來為壽佛地也殿宇甚弘麗

有塔塔內座佛肉身遠近朝拜祈福者歲時不歇每歲
二月有大會亦競侈繁飾而大費男女走觀至大明萬
曆丙戌二月二十日忽火以燬肉身并殿宇君子曰壽
佛歸虛之靈其將降鑒世塵如斯乎佛以心印心心即印
佛彼糜私侈奉者無因夕觀時忘者非果致茲擾攘淨
不觀世佛亦曷厭爾衆哉有人走我曰佛自燬歸西余
笑曰湘山即西印也余庚辰春遊湘山既入殿觀塔佛
對曰此吾先契以香燭進遂四拜而止無一私念時三
月三日識